



涑水記聞上

建隆元年正月辛丑朔鎮定奏契丹與北漢合勢入寇

太祖時為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麥周恭帝詔將宿衛諸軍禦之癸卯發師宿陳橋將士陰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未能親政今我輩出死力為國家破賊誰則知之不若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甲辰將旦將士皆環甲執兵仗集於驛門謹譟突入驛中太祖尚未起太宗時為內殿祗候供奉官都知入白太祖太祖驚起出視之諸將露刃羅立於庭曰諸軍無主願奉太尉為天子太祖未及答或以黃袍加太祖之身衆皆拜於庭下大呼稱



萬歲聲聞數里太祖固拒之衆不聽扶太祖上馬擁逼南行太祖度不能免乃擊轡駐馬謂將士曰汝輩自貪富貴強立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也衆皆下馬聽命太祖曰主上及太后我平日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曹今毋得輒加不逞近世帝王初舉兵入京城皆縱兵大掠謂之分市汝曹今毋得分市及犯府庫事定之日當厚資汝不然當誅汝如此可乎衆皆曰諾及整飾隊伍而行入自仁和門市里皆安堵無所驚擾不終日而帝業成焉明道二年先公為利州路轉運使先侍食於蜀道驛中先公為先言太祖不務分市事且曰國家

乃據閣本改

明道二年閣本
修行六注

待衛下國本有
親軍二字
逃檢下國本有
案注云案宋
史薛通傳作
宜城內外都巡
檢

所以能混一海內福祚延長內外無患由太祖以仁義得之故也天平軍節度使同平章事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為京城巡檢剛愎無謀時人謂之韓瞎眼其子少病偃號韓素家馳頗有智略以太祖得人詢至嘗勸通為不利通不以為意及太祖勒兵入城通方在內閣聞變遑遽奔歸軍王彥昇遇之於路躍馬逐之及於其第第門不及掩遂殺之并其妻子太祖以彥昇專殺甚怒欲斬之以受命之初故不忍然終身廢之不用太祖即位贈通中書令以禮葬之自韓氏之外不戮一人而得天下周恭帝之世有右拾遺直史館鄭起上宰相范質書言太祖得衆

心不宜使典禁兵質不聽及太祖入城諸將奉登明德門太祖命
士皆釋甲還營太祖亦歸公署釋黃袍俄而將士擁質及宰相王溥
魏仁浦等皆至太祖嗚咽流涕曰吾受世祖厚恩今為六軍所逼
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軍校羅彥環按劍厲
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太祖叱之不退質頗諫太祖且不
肯拜王溥先拜質不能已從之且稱萬歲請詣崇元殿召百官
就列周帝內出制書禪位太祖就龍墀北面再拜命宰相扶太
祖登殿易服於東序還即位群臣朝賀太祖即位先命溥致仕
蓋薄其為人也又嘗稱質之賢曰惜也但欠世宗一死耳 鄭毅夫云

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翰林學士丞旨陶穀在旁出諸懷中而
進之曰已成矣太祖由是薄其為人

周恭帝幼冲軍政多決於韓通通愚悞太祖英武有度量多智略
屢立戰功由是將士皆愛服歸心焉及將北征京師間諛言出
軍之日當立黠樵為天子當塗或劫手家逃匿於外州獨宮中不
之知太祖聞之懼審以告家人曰外間詢詢如此將若之何太祖
妙或云即魏氏長公主面如鐵色方在厨引麪杖逐太祖擊之
曰大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曾懷乃來家間恐怖及女何為
耶太祖默然而出 王衍粹云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夫人王氏方設齋於定力院聞變
王夫人懼杜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奇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言
笑自若太祖即位是日契丹北漢皆自退

太祖初即位亟出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
一有不虞之變其可悔乎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
能得拒之亦不能止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免乎周世宗見諸
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然我終日侍側不能害我若應為天下
主誰能圖之不應為天下主雖閉門深居何益也由是微行愈
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我不汝禁也於是衆心懼服中外大

聰明不閱本
有二三字

安詩稱武王之德曰上帝臨汝無二尔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

臨汝漢高祖罵醫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乃知聰明生知之性
如合符矣 此亦得之先公云

太祖嘗見小黄門損畫殿壁者怒之曰豎子可斬也此乃天子廡

舍耳汝豈得敗之耶

始平公云

閱本無耳字

太祖將親征軍校有獻手搵者上曰此何以異於常搵而獻之軍校密
言曰陛下試引搵首視之搵首即劍柄也有刃韜於中平居可以
為杖緩急以備不虞上笑投之於地曰使我親用此物事將何如
當是時此物固足恃乎 魏舜卿云

太祖嘗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內侍行首王繼恩請其故上曰爾謂天子為容易邪早來吾乘快指揮一事而悞故不樂耳孔子稱誠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太祖有焉

太祖平蜀子孟昶宮中物有寶裝溺器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求無亡得手見諸侯大臣侈靡之物皆遣焚之

太祖初即位頗好畋獵嘗因獵墜馬怒自拔佩刀刺馬殺之既而嘆曰我耽於逸樂乘危走險自取顛越馬何罪焉自是遂不復

獵

開寶元年群臣請上太祖專號曰應天廣運一統太平聖文神武

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上曰幽燕未定何謂一統遂却其奏

太祖嘗謂左右曰朕每因宴會乘懽至醉經宿未嘗不自悔也

太祖親征澤潞中書舍人趙逢憚涉山險稱墜馬傷足止於澤州及

師還當草制復稱疾上怒謂宰相曰逢人臣乃敢如此遂貶房州

司戶

太祖遣曹彬伐江南臨行謂之曰克之還必以使相為賞彬平江南而還上曰今方隅未平者尚多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豈肯復力戰耶且徐之更為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伍拾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布錢滿室乃嘆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太祖重惜爵

位不肯妄與人如此孔子稱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太祖嘗彈雀於後園有群臣稱有急事請見太祖亟見之其所奏乃
嘗事耳上怒詰其故對曰臣以為尚急於彈雀上愈怒舉柱斧柄
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俯拾齒置懷中上罵曰汝懷齒欲訟我耶對
曰臣不能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之上悅賜金帛慰勞之

太祖幸西京將徙都群臣多不欲番時節度使李懷忠乘間諫
曰東京有汴渠之漕坐至江淮之粟四五千萬以贍百萬之軍
陛下居此將安取之且府庫重兵皆在東京陛下誰與此處乎

上乃還

右皆出石介
三朝聖政錄

府庫國事
軍府事且定

潞州節度使李筠謀反其長子涕泣切諫不聽使其長子入朝且調朝
廷動靜太祖迎謂曰太子汝何故來其子以頭擊地曰此何言必
有讒人搆臣父耳上曰吾亦聞汝數諫爭老賊不汝聽耳汝父使
汝來者不復顧惜使吾殺之耳吾今殺汝何為汝歸語汝父我未
為天子時任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獨不能少讓之耶其子歸具以
白筠筠謀反有僧素為人所信嚮筠乃召見密謂之曰吾軍府用
不足欲借師之名以足之吾為師作維那教化錢糧各三十萬且
寄我倉庫事畢之日中分之僧許諾乃令僧積薪坐其上
尅日自焚筠為穿地道於其下令通府中白至日走歸府中耳筠

謀上國本有欲
字

新書下開季有以
巨業云宋
大季修及未
久覽補周評
亦作登大元

乃與夫人先往傾家財盡施之於是遠近爭以錢糧饋之四方輻輳倉
庫不能容旬日六十萬俱足筠乃塞地道焚僧殺之盡取其錢糧遂
反引軍出澤州車駕自往征之山路險狹多石不可行上自於馬上抱
數石群臣六軍皆負石即日開成大道筠戰敗於境上走入澤州圍
而克之斬筠遂屠澤州進至潞州其子開城降赦之周士良云

太祖初登極時杜太后尚康寧常與上議軍國事猶呼趙普為書記嘗
撫勞之曰趙書記且為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太祖寵待趙韓王如左
右手御史中丞雷得驤劾奏趙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
叱曰鼎鑄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且乎命左右曳於庭數

匝徐使復冠召升殿曰今後不宜尔且故汝勿令外人知也

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度嘗與太祖參決大政及疾篤太祖侍藥餌不離左

右太后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此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

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因數戒太祖曰汝萬

歲後當次傳之二弟則并汝之子亦獲安耳太祖頓首泣曰敢不

如母教太后因召趙普於榻前為約誓書普於紙尾自署名云

臣以普書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及太宗即位趙普為盧

多遜所譖出為河陽日久憂不測上一旦發金匱得書大悟遂遣使

急召之普惶恐為遺書與家人別而後行既至復為相

數周亦作教

若伯國本亦
初為

趙普嘗欲除某人為某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普復奏之又

不用明日又奏之太祖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

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寤用之其後果稱職得其力

太祖時嘗有群臣立功當遷官上素嫌其人與趙普堅以為請上怒

曰朕固不為遷官將若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

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

上怒甚起普亦隨之上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上寤乃可

其奏

右皆趙
吳宗云

太祖既得天下誅李筠李重進召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

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

下之兵為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

神人之福也唐季以來戰鬪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他節

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矣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也惟稍奪其

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

吾已諭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酒酣上

屏左右謂曰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之德無有窮已然為

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郡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寢而

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之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

虜上闕亦有
汝字

陰國年作送

等皆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不然
汝曹雖無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
欲不為不可得也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唯陛下哀憐指示以
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謂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
銀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
宅市之為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
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謝曰
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
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賜資之甚厚與結婚姻更置

吏置置字

閔本亦作度

易制者使主親軍其後又置轉運使通判主諸道錢穀收選
天下精兵以備宿衛而諸功臣亦以善終子孫富貴迄今不絕
卿非趙韓王謀慮深長太祖果斷天下何以治平至今斑白之老
不親干戈聖賢之見何其遠哉普為人陰刻當其用事時以睚
眦自中傷人甚多然其子孫至今享福國初大臣鮮能及者得
非安天下之謀其功大矣 始平公云

閔本亦其用至
三字
駭下長自字

太祖既納韓王之謀數遣使者分詣諸道選擇精兵凡其才力伎藝有
過人者皆收補禁軍聚之京師以備宿衛厚其糧賜居常躬
自按閱訓練比皆以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

莫敢有異心者由我太祖能強幹弱支致治於未亂故也始平公云

太祖征河東圍太原久之不拔宿衛之士皆奮自告曰蕞爾城而久不拔者士不致力故也臣等請自往力攻必取之止之曰吾蒐簡訓練汝曹比至於成心力盡矣汝曹天下精兵之髓而吾之股肱爪牙也吾寧不得太原豈可糜滅汝曹於此城之下哉遂引兵而還軍士聞之無不感激往往有出涕者

初梁太祖因宣武府署修之為建昌宮晉改命曰大寧宮周世宗復加宮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太祖始命改營之如洛陽宮之制既成太祖坐正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

太祖征李筠河東遣其宰相衛融將兵助筠融兵敗生獲之上面責其助亂因謂曰朕今赦汝汝能為我用乎對曰臣家四十口皆受劉氏溫衣飽食何忍負之雖不殺臣臣終不為陛下用得間則走河東耳上怒命以鉄槌槌其首曳出融曰人誰不死得死君事臣之福也上曰忠臣也召之於御座前傳以良藥賜龍衣金帶及鞍勒拜太府卿王師平江南徐鉉從李煜入朝太祖讓之以其不早勸李煜降也鉉曰臣在江南備位大臣國亡不能止罪當死尚何所言上悅撫之曰卿誠忠臣事我當如事李氏也

太祖聞國子監集諸生講書喜遣使賜之酒果曰今之武臣亦當使

其讀經書欲其知為治之道也

太祖聰明豁達知人善任使擢用英俊不問資級察內外官有一材一行可取者密為記籍之每一官缺則披籍選用焉是以下無遺材

人思自效

右皆出三朝
訓鑿圖

太祖微時與董遵誨有隙及即位召而用之使守通遠軍通遠軍者今環州是也其母因亂沒胡中上因契丹厚以金帛贖而與之遵誨涕泣恨無死所党項羌掠回鶻貢物遵誨寄聲謂讓之羌懼即遣使謝歸其所掠

太祖使郭進守西土每遣戍卒上輒戒曰有罪我尚能赦汝郭進殺汝矣不可犯也有部下軍校告其謀反者上詰問其故軍校辭窮服曰進御下嚴臣不勝忿怨故誣之耳上命執以與進令自誅之進釋不問使禦河東寇曰汝有功則我奏遷汝官敗則降河東勿復來也軍校徃死戰果立功而還

張永德周祖之婿也為鄧州節度使有軍士告其謀反太祖械送之

永德答之十下而已

右皆始平公云

張美為滄州節度使有上書告美強取其女為妾及受取民財四千

緡太祖召上書者諭之曰汝滄州昔張美未來時民間安否對曰不安曰既來則如何對曰既來則無復兵寇帝曰然則張美金汝滄

州百姓之命其賜大矣雖取汝女汝安得怨今汝欲貶此人殺此人吾何愛焉但愛汝滄州之人耳吾今戒勅美美宜不復取汝女直錢幾何對曰直錢伍百緡帝即命官給美所取民錢并其女直而遣之乃召美母告以美所為母叩頭謝罪曰妾在闕下不知也乃賜其母錢萬緡令遺美曰語汝兒汝欲錢當從我求無為取於民也善遇民女歲時贈遺其家數慰撫之美惶恐折節為庶謹頌之以政績聞美在滄州十年故世謂之滄州張氏 麗安道云

周渭連州人湖南與廣南戰渭為廣南所虜其妻莫氏并二子留在家渭仕廣南有官祿矣太祖平廣南得渭喜以為平廣南得一人耳後以為侍御史廣南轉運使久已改娶使人訪其故妻先與之則十七年矣妻固不嫁育二子皆長渭欲復迎之妻曰君既有室我不可復往且吾有婦孫居此久不可去渭為具奏詔特爵為縣君并其二子渭皆為奏官 張公錫云

周渭為白馬縣主簿大吏有罪渭輒斬之太祖奇其材擢為贊善大夫後通判興州事有外寨軍校縱其士卒暴犯居民渭往責而斬之衆莫敢動上聞益壯之詔褒稱焉 出聖政錄

王明為鄆陵縣令公廉愛民是時天下新定法禁尚寬吏多受民賂遺歲時皆有常數民亦習之不知其非明為鄆陵令民以故

君倚曰嘗
另提行府
一列

事有所獻饋明日令不用錢可人致數東薪藟水際令欲得之
民不諭其意數日積薪藟至數十萬明取以築堤道民無水患
太祖聞之即擢明知廣州君倚曰太祖初晏駕時已四鼓孝章宋
后使內侍都王繼隆召秦王德芳繼隆以太祖傳位晉王之志素
定乃不詣德芳而以親事入徑趨開封府召晉王見醫官賈
德玄坐於府門問其故德玄曰去夜二鼓有呼我門者曰晉王
召出視則無人如是三五恐晉王有疾故來繼隆異之乃告以故
叩門與之俱入見王且召之王大驚猶豫不敢行曰吾當以家人
議之入久不出繼隆趨之曰事久將為他人有矣遂與王雪中
步行至宮門呼而入繼隆使王止其直廬曰王且待於此繼隆當先入
言之德玄曰便應直前何待之有遂與俱進至寢殿宋后聞繼
隆至問曰德芳來邪繼隆曰晉王至矣后見王愕然遽呼官家曰
吾母子之命皆托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德玄後為班
行性貪故官不甚達然太宗亦優容之

太祖時官人不滿三百人猶以為多因久雨不止又出數十人

太祖嘗曰貴家子弟唯知飲酒彈琵琶耳安民間疾苦由是詔凡以資蔭
出身者皆先使之監當場務未得親民

太祖嘗謂秦王侍講曰帝王之子當務讀經書知治亂之大體不必學作

文章無所用也

太祖性節儉寢殿設布緣幃簾嘗出麻屨布衫以示左右曰此吾故時所服也右出聖政錄

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趙韓王屢諫以謂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

兵柄上不聽宣已出韓王復懷之請見上迎謂之曰豈非以符彥卿

事邪對曰非也因別奏事乃罷出彥卿宣進之上曰果然宣何以

復在卿所韓王曰臣託以處分之語未備者復留之惟陛下深思

利害勿為後患上曰卿若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能

負朕也韓王曰陛下何以負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監元震云

閱本無者字
閱本無者字
閱本無者字

太祖事世宗於澶州曹彬為世宗親吏嘗茶酒太祖嘗從之求曰此

官酒不敢相與自治酒以飲太祖即位常語及世宗舊吏曰不欺

其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使監征蜀之軍克夫云

太祖時宋白知舉疑為陶穀多受金銀取捨不公心勝出群議沸騰迺先具

姓名以自上欲託上指以自重上怒曰吾委汝知舉取捨汝當自決何

為白我安能知其可否若勝出別致人言當斫汝頭以謝眾白大懼

而悉改其勝使協公議而出之

呂蒙正相公不喜記人過初恭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

子亦恭知政邪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

閱本無者字

蒙珍亦
以世為
第一焉

正遠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若曰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無知也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量

太宗宋閔中群盜有馬四十疋常有怨於富平人志必屠之驅畧農人使荷畚鍤隨之曰吾克富平必夷其城郭富平人恐群詣荆姚見同州廵檢侯舍人告急舍人素有威名率衆伏於邑北群盜聞之捨富平不攻而去舍人引兵於邑西邀之令士皆傳弩戒勿妄發曰賊皆有甲不可射射其馬馬無具裝又劫掠所得非素習戰也射之必將驚潰既而合戰衆弩俱發賊馬果驚躍散走縱兵擊之俘斬略盡餘黨散入他州廵檢獲之自以為功送詣州邑盜固稱我非此廵檢所獲乃侯舍人所獲也廵檢怒自詣獄責之曰爾非我所獲而何盜曰我昔與君過於某地君是時何不擒我邪我又與君過於某地君是時棄兵而走何不擒我邪我為侯舍人所破狼狽失據為君所得此所謂敗軍之卒舉帝可撲豈君智力所能獨辨取也檢慙而退公云

至道中國家征夏虜調發陝西芻粟隨軍至靈武陝西騷動民皆逃匿賦役不肯供給有詔督運者皆得便宜從事不率常法吏治率皆峻急而京兆府通判水部員外郎楊譚大理寺丞林特尤甚長安人歌之曰楊譚見手先教鏢林特逢頭便索枷

錄閩本作錄
是下年氏字

長安多大豪及有廢戶尤不可號令有見任知某州妻清河縣

君者不肯運糧譚錄而杖之於是民莫敢不趨令譚特令民

每驢負若干每人擔若干仍賣糧若干官為封之須出塞乃

聽食怨嗟之聲滿道既而京北最為先辨民無逃奔者諸州

皆稽留不能辨此事畢人畜死者什八九由是人始復稱之二人以

是得顯官譚終諫議大人特呈尚書三司使 公云

李順作亂於蜀詔以叅知政事趙昌言監護諸將討之鳳翔是時寇

準知州密上言趙昌言素有重名又無子息不可征蜀授以利

柄太宗得疏大驚曰朝廷皆無忠臣言莫及此賴以寇準憂

國家耳乃詔昌言行所至即止專以軍事付王紹宣罷知政事以

以工部侍郎知鳳翔府召寇準叅知政事昌言自鳳翔歷秦陝

永興三州入為御史中丞真宗即位咸平五年翰林學士王欽

若直館洪湛知貢舉京師豪族有奏名至及第者既而其家

分居爭財出其錢簿有若干貫遺知舉洪學士上怒下御史

臺亦窮治連及王欽若亦有所受是時欽若被眷遇上大怒以為

昌言操意巖險誣陷大臣昌言自戶部尚書兼御史中丞貶安

州司馬自是不復省錄十餘年更屢赦量移放還至祥符中

乃復叙為戶部侍郎西祀恩遷吏部侍郎卒 公云

真宗以下
既行另添一錄

特閩本
作時

額同本作額

李順反太宗命叅知政事趙昌言為元帥昌言為人辯智於上前指畫
破賊之策上悅之恩遇甚厚既行時有峨眉山僧茂貞以術得幸
謂上曰昌言折額貌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上悔之遽遣使者追
止其行以兵付諸將留少兵令昌言駐鳳州為後援事平罷叅知
政事知鳳翔府 王原叔云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曾臆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
能得輒曰當倍奉贖銅耳既而果為朝廷及上司所鯨州官皆以
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
不知所之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叅軍鞠之錄事嘗貸錢於富

功字揚國字一
榜同本
作華
實同本亦案

民不獲乃劫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弃尸水中遂失其尸或
為元謀或從而加罪皆應死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具上州官
審覆無反異皆以為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
詣若水廳詬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
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詞邪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
之不得上下皆恠之若水一旦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
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
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
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

國事廳下有
事字

正國事作止

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
賜則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非我也其人趣詣若水廳
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垣
而哭傾家貲以飯僧為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
欲為之奏論其功若水因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寬死耳
論功非其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
即知州嘆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廳叩頭愧謝若
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
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歲中為知制誥二年中為樞密副

使公云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

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為檄言陰陽人狀國家八

月不利出師當更取十月轉運遂散芻粟既而復為檄云得保

塞胡偵候狀言賊且入塞當以時進兵芻粟即日取辦是時民

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興太宗大怒

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乘騎驛取轉運使盧之翰實玘及其

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

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

國事作不利八月

案國事作塞

後周本傳

後周本傳

後周本傳

神功本傳

後周本傳

罷若水獨留廷中不去上既食久之使人偵視廷中何人報

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馬上出語之曰尔以同州推官再暮為

樞密副使朕所以擢任爾者為賢尔乃不才如是即尚留此安

候對曰陛下不知臣無能使待罪二府臣當竭其愚慮不避死

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據其一

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乃

加誅亦何晚焉猷可替吾死以守之臣之當分臣未獲死故不

敢退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

皆默為行軍副使既而虜欲入塞事皆虛繼隆招討知秦州

王居日云

曹侍中將薨神功親臨視之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固問之對

曰臣二子焯與焯材器有取臣君內舉皆堪為將上問其優劣

對曰焯不如焯已而果然焯知秦州嘗出巡城以城上遮箭板

太高召主者令下之主者對曰舊如此久矣焯怒曰舊固不可

改也命章出斬之僚佐以主者老將諳兵事罪小宜可赦皆諫

焯焯不聽卒誅之軍中懾伏西蕃犯塞候騎報虜將至焯方飲

嚼自若頃之報虜去城數里乃起貫戴以帛纏身令數人引之

身停不動上馬出城望見虜陣有僧奔馬往來於陣前檢校焯

問左右曰彼布陣乃用僧耶對曰不然此虜之貴人也煇問軍

中誰善射者衆言李超煇即呼超指示之曰汝能取彼否對曰

憑太保威靈願得十五騎裹送至虜陣前可以取之煇以百騎

與之勅曰不獲而返當死遂進至虜陣前騎左右開超射之一

發而斃於是虜鳴笳嘯而遁煇以大軍乘之虜衆大敗出塞窮

追俘斬萬計改邊鑿壕西邊由是懼服至今不敢犯塞每言及

煇則加手於項呼之為父云 全昭云

煇在秦州有士卒十餘叛赴虜中軍吏來告煇方與客乘棊不應軍

吏亟言之煇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邪虜聞之亟

歸告其將盡殺之 伯康云

曹侍中彬為人仁愛多恕平數國未嘗妄斬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

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

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

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 張錫云

楊徽之建州浦城人少好學善屬文有志節是時福建屬江南江南

亦置進士科以廷士大夫徽之配之乃間道詣中朝應舉夜浮

江津周世宗時及第為拾遺是時太祖已為時望所歸徽之上

書言之及太祖即位將殺徽之太宗時為晉王力救之曰此周

嘉下國年考

項國年考

閩下國年考

新下國年考

百國年考

志國年考

江南下國年考

肯據國考改

室忠臣也不可殺其後左遷為峨眉令十餘年不得調太宗即位始召之用為太子諭德侍講官至兵部侍郎贈僕射徽之性介特人罕能入其意者雖親子弟不肯不為奏任為官平生獨奏外孫宋綬族人自誠及其三人而已綬後歷清顯至叅知政事自誠徽之疎族也徙居建昌自誠子偉仕至翰林學士從父

弟儀今為秘閣校理黃帝云

光祿卿王濟刑部詳覆官屢上封事是時諸道置提舉茶鹽酒稅一

官朝廷因令訪察民間事吏之能否甚重其選會京西道太宗問左右刑部有好言者為誰左右以濟對上即以授之

魏廷式為益州路轉運使入奏事太宗令以事先詣中書廷式曰臣乘未傳三千七百里之外所奏事固望陛下宸斷決之非為宰相來也奈何詣中書上說即非時出見之賜錢五千萬遣還官

究王宮翽善妣坦好直諫王嘗作假山所費甚廣既成召宮屬置酒共觀之眾皆褒歎其美坦獨悅首不視王強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驅峻急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血流滿身愁若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賦所為非血山而何是時太宗亦為假山亟命毀之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正宮中自王

閱本此條脫
漏甚多

周本字魯公

周本字魯公

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詐稱疾不朝太宗日使醫視之逾月

不瘳上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疾增損狀乳母曰王本無

疾徒以翊善姚坦檢束王起居曾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耳

上怒曰吾選端士為王僚屬者固為輔佐王為善耳今王不能

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遂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

少未知出此必尔輩為之謀尔因命梓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

慰諭之曰卿居王宮為群小所嫉大為不易卿但能如此毋患

諛言朕必不聽

田錫好直諫太宗或時不能堪錫從容奏曰陛下日往月來養成聖

性上悅益重之右出聖政錄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人少善屬文舉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長洲

縣太宗聞其名召為右正言直史館統周歲遂知制誥禹偁性

剛狷數忤權貴宦官尤惡之上累命執政召至中書戒諭之禹

偁終不能改禹偁為翰林學士上優待之同列莫與於比上嘗

曰當今文章惟王禹偁獨步耳子嘉言為館職平時若愚駮獨

冠萊公知之善與之語萊公知開封府一旦問嘉言曰外人謂

劣夫云何嘉言曰外人皆云丈夫旦夕入相萊公曰於吾子意

何如嘉言曰以愚觀之丈夫不若未為相為善相則譽望損矣

子嘉言上問本
有王禹偁三
程行身作一
條

周本字魯公

闕未焉下有而

副闕本作院

趣入幕中闕
本作邀之
闕本在七字
部下闕本有常字

云二字闕本
準欲斬於保安
軍北門之外

發闕本作入
闕本發作殺
字下有相字

見宜闕本
清直

萊公曰何故嘉言曰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
臣相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夫負天
下重望相則中外有太平之責焉丈夫之於明主能若魚之有
水乎此嘉言所以恐詹望之損也萊公喜起執其手曰元之雖
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殆不能勝吾子也 始平公云

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甚喜是時寇準為樞密副使呂端為宰
相上獨召準與之謀退自宰相幕次前過不入端使人邀入幕
中曰卿者主上召君何為準曰議邊事耳端曰陛下戒君勿分
言於端乎準曰不然端曰若邊鄙事樞密院之職端不敢與知

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以莫知之也準以獲繼遷母告
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 云云端曰陛下以為如何準曰陛下以為
然令準之密院行文書耳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 者也願君少

緩其事文書勿亟下端將發奏之即召閤門吏使奏宰臣呂端
請對上召入之端見其道準言且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
高祖曰願遺我一盃羹夫舉大事者固不顧其親况繼遷胡夷
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若不然徒
樹怨讐言而堅其叛心耳上曰然則奈何端曰以臣之愚見宜置
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

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上撫脾解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端
策其母後病死於延州繼遷尋亦死其子德明竟納請命張宗益云

魏王德昭太祖之長子從太宗征幽州軍中夜驚不知上所在衆議

有謀立王者會知上處乃止上微聞審之不言時上以北征不
利久不行河東之賞議者皆以為不可王乘間入言之上大怒

曰待汝自為之未晚也王皇恐還宮謂左右曰帶刀乎左右辭

以禁中不敢帶王因入茶葉閣門拒之取割果刀自剄上聞之

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此耶王宜父云

蘇元王偃太祖遺腹子太宗子養之楊樂道云

太宗時寇準為負外郎忤上旨拂衣起欲入禁中準手引上衣令復
坐決其事然後退上由是嘉之

太宗器重準嘗曰朕得寇準猶唐文皇之得魏鄭公也準為虞部負
外郎言事召對稱旨太宗謂宰相曰朕欲擢用寇準當授以何
官宰相請用為開封府推官上怒曰此官豈可以待準者耶宰
相請用為樞密直學士上沉思良久曰且使為此官可也陸子云

李穆字孟雍陽武人幼沉謹温厚好學聞酸棗王昭素先生善易往

師之昭素喜其開敏謂人曰觀李生材能器度他日必為卿相
昭素先時著易論三十三篇秘不傳人至是盡以授穆穆由是

知名舉進士翰林學士徐台符知貢舉擢之上第除郢州軍事判官遷汝州防禦判官周世宗即位求文學之士或薦穆推拜左拾遺太祖登極遷殿中侍御史虞奉使偽國平蜀之初通判洋州又通判陝州坐有罪復免一官久之召為中允尋以左拾遺知制誥太宗即位累遷至中書舍人宰相盧多遜得罪穆坐與之同年登進士第降授司封員外郎上惜其材尋命之考校貢院及御試進士上見其顏色憔悴憐之復以為中書舍人職任皆如故尋命知開封府事有能名遂擢叅知政事穆性至孝母病累年惡暑而畏風穆身自扶持起居能適志其或通夕不寐未嘗有倦墮之色母卒哀毀過人朝命起復固辭不得已視事然終不飲酒食肉未終喪而卒年五十七上甚惜之謂宰相曰李穆國之良臣奄爾淪沒非穆之不幸乃國之不幸也贈工部

尚書 出穆行狀

錢氏在兩浙置知機務如知密樞院通儒院學士如翰林學士唐子方云

周仁莫事錢俶首建歸朝之策吳越丞相沈虎子者錢氏骨鯁臣也俶為朝廷攻拔常州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俶出虎子為刺史以仁莫代為丞相仁莫說俶曰主上英武所嚮無敵今天下事勢已可知保族全民

策之上者也倣深然之太祖時自明州泛海入朝太祖禮而遣

之開寶九年仁莫復從倣入朝盧多遜說上留之勿遣倣朝禮

畢數日欲去不獲命又不敢辭君臣恐懼莫知所為仁莫曰今

朝廷意可知大王不速納士禍將至矣倣左右固爭以為不可

仁莫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國千里唯有羽翼乃能飛去

耳遂定策納兩浙地圖請效土為內臣上一再辭讓遂受之改

封倣淮海國王南道節度大使以仁莫為副倣辭不行更除鄧

州以仁莫為馮贖卿久之卒不遷官蓋太宗心亦薄之也子方云

孫何丁謂舉進士第未有名翰林學士王禹偁見其文大賞之贈詩

云三百年来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如今便好令脩史二子

文章似六經二人由是名大振

盧多遜父有高識深惡多遜所為聞其與趙中令為仇曰彼元勳也

而小子毀之禍必及我得早死不及見其敗幸也竟以憂卒未

幾多遜敗富公云

韓王將營西宅遣人於秦隴市良材以萬數盧多遜陰以白上曰魯

身為元宰乃與商賈競利及宅成韓王時為西京留守已病矣

詔詣闕將行乘小車一遊第中遂如京師至於指館不復再來

矣

國王下圖亦有
倣子惟清淮南
軍節度使兼侍
中十三字
名之卒因本字

國本無不
行二字

張藏英燕人父為人所殺藏英尚幼稍長擒讐人生鬻割以祭其父

然後其愈心肝鄉人謂之報讐張孝子契丹用為蘆臺軍使此

歸中國從世宗征契丹藏英請不用兵先往說下瓦橋關乃單

騎往城下呼曰汝識我乎我張蘆臺也因陳世宗威德曰非汝

敵也不下且見屠藏英素為燕人所信重契丹遂自北門遁去

城人開門請降張文裕云

太祖時趙韓王普為相車駕因出忽幸其第時兩浙王俶方遣使致

書及海物十瓶於韓王在廡下會車駕至倉卒出迎不及屏也

上顧見問何物韓王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滿

貯瓜子金也韓王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

奏聞而却之上笑曰但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

因命韓王謝而受之韓王東京宅皆用此金所修也富公云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

石所愈能惟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自

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稍愈及克金陵城中皆安堵

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

不絕翰卒未三十年子孫有乞食於海中者矣程頤云

彬入金陵李煜來見彬給五百人使為之運宮中珍寶金帛唯意所

王下國亦有錢
杜國本亦置左

若知之當奏
聞而却之六字
聞本無

國事此上
為弟之卷

取曰明日即皆籍為官物不可復得矣時煜方以亡國憂憤無
意於蓄財所取不多故比諸降王獨貧極克江南入見諸閣門
進勝子云勅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美其不伐

王禹偁濟州人十餘歲能屬文太平興國八年進士及第補成武
主簿改大理評事知長洲縣太宗方獎拔文士聞其名召拜右
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銀帶上特命以文犀帶賜之
禹偁獻端拱箴以為誠尋以左司諫知制誥上嘗稱之曰王禹
偁文章當今天下獨步判大理寺散騎常侍徐鉉為妖巫道安
所誣論官禹偁上疏訟之請反坐危罪由是貶商州團練副使
無祿種蔬自給徙解州團練副使上思其才復召為左正言仍
命宰相以剛直不容物戒之加直昭文館以父老求外補出知

單州遭父喪起復至道初召為翰林學士知通進司多所封駁
孝章皇后崩喪禮頗不備禹偁上書論之坐出知滁州徙知揚
州出宋次道所為神道碑

王禹偁為諫官上御戎十策大旨以為外任人內修德則可以弭之
外則合兵勢以重將權嚴小臣調邏邊事行間諜以離其心遣保
忠衛卿率所部以張犄角下詔感勵邊人取燕薊舊疆蓋吊晉
遺民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

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惰以厚民力端拱冬
早禹偁上疏請節用省役薄賦緩刑出神道碑

國本字初字

真宗初即位召王禹偁於揚州復知制誥修太宗實錄執政疑禹偁
輕重其間落職出知黃州州境有二虎鬪食其一冬雷群鷄夜
鳴禹偁上疏引洪範傳陳戒且自劾上以問司天官對以守臣

任其咎上乃命知蘄州尋召還朝禹偁已卒

卒於咸平四年五月戊子
出宋次道所為神道碑

古國在作治

太宗末王禹偁上言請明數繼遷罪狀募衆胡殺之真宗即位詔群

臣論事禹偁上疏陳五事事謹邊防通盟好因嗣統之慶赦繼遷

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內附且使天下屈知已而為人也二曰

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開寶前諸國未平而財

賦足兵威強由所蓄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設官

難國在作報

至簡而事皆舉興國後增負太冗且皆經制之三曰難選舉使

入官不濫先朝登第僅萬人之宜紕以舊制選舉場於有司吏部

銓擇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宜依格救注擬四曰澄汰僧尼使疲

民無耗罷度人修寺三十載容自鑠亦救弊之一端五曰親大

臣遠小人使忠良塞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姦險傾巧之徒知退

而有懼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西平夏款附卒如禹偁策而歲限

度僧尼之數及病囚繫輕得養治丁於家至今行之

國本無了字

送閣外遺

太宗時禹偁為翰林學士嘗草繼遷制送馬五十足以備濡潤禹偁以

狀不如式却之及出守滁州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其儒

雅及別去為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彼能却繼遷五十

馬顧肯此虧價哉禹偁之卒諫議大夫戚綸諫曰事上不回邪

居下不諂佞見善若己有嫉惡過仇讐世以為知言祥符中

祥符中三字
依閣外移互
下條三有

祥符中真宗觀書就圖閣得禹偁章奏歎美切直因訪其後宰相稱其子嘉

言以進士第為江都尉即召對擢大理評事皇祐中其曾孫汾

第進士甲科以免解例當降仁宗閱其世次日此王為偁孫也

令無降等面問其子孫仕者錢人分其以對及汾改京官又命

優進其秩出次道所撰碑

張洎為舉人時張佖在江南已通責洎每捧謁求見稱從表姪孫既

及第稱姪稍貴稱弟及秉政不復論中表以庶僚遇似怨洎入

骨髓國亡俱仕中國洎作錢俶謚議云元而無悔似奏駁之洎

廣引經傳自辨乃得解事見國史

張洎與陳喬皆為江南相金陵破二人約効死於李煜之前喬既死

洎白煜曰君俱死中朝責陛下久不歸命之罪誰與陛下辨之

臣請從陛下入朝遂不死太宗時洎為負外郎判考功冠萊公

判流內銓年少倍貴每入省洎常立於省門磬折候之萊公悅

捧函李作奉
稱姪稍貴
閣外移之

引與語愛其辨博遂薦於太宗太宗欲用之而聞潘佑因洎而死薄其為人太宗好琴棋待詔多江南人洎皆厚撫之太宗常從容問佑之死於待詔曰人言皆張洎譖之何如待詔對曰李煜自忿佑言切直而殺之非執政之罪也萊公又數為上言洎學術該富知識宏敏上亦自愛其才久之遂與萊公皆叅知政事洎女嫁楊文公驕倨不事姑或劾其姑語以為笑後終出之由是兩家不相能故文公修國史為洎傳極言其短

王嗣宗汾州人太祖時舉進士與趙昌言爭狀元於殿前太祖乃命二人手搏約勝者與之昌言髮禿嗣宗毆其幘頭墜地趨前謝

秦國亦作秦

曰匡勝之上大笑即以嗣宗為狀元昌言次之初為秦州司理叅軍路冲知州事常以公事忤冲意怒械繫之會有獻新果一合者冲召嗣宗謂曰汝為我對一句詩當脫汝械嗣宗請詩冲

嘉國亦作桂

曰嘉果更將新合合嗣宗應聲曰惡人須用大枷枷冲悅即捨之太宗時嗣宗以秘書丞知橫州上遣武德卒之嶺南調察民間事嗣宗執而杖之械送闕下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而猥信此輩以為耳目切為陛下不取上大怒命械送嗣宗詣

切國亦作竊

嘉國亦作喜

京師既至上怒解嘉嗣宗直節遷太常博士通判澶州後知邠州事有王廟巫祝假之以惑百姓歷年甚久舉信州重前

有下姓字處
國亦作某

董固本作董

董下固本有書

後長吏皆先謁莫乃敢視事嗣宗毀其廟董其穴得狐數十頭
盡殺之韓欽聖云

張開封云梅侍讀詢晚年尤躁於祿位嘗朝退過閤門見箱中有錦

軸云胡則侍郎致仕告身同列取視之詢遠避之而過曰幣重

而言甘誘我也何以視為時人多矣之孫器之云詢年七十餘

又病足常撫其足而詈之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

所有愛馬每夜令五人相代牽馬將之不繫於柱恐其縈絆傷

之故也又夜中數自出視之嘗牽馬將乘撫其鞍曰賤畜我已

薄命矣汝豈無分被繡鞵耶龔伯建云詢與孫何盛度丁謂貞

宗時俱在清贊詢好紮衣服哀以龍射其香數步襲人何性落

拓衣服垢汗度體充壯居馬上前如仰後如俯謂吳人向如刻

削時人為語曰梅香孫真盛肥丁瘦渝州日何性落拓而酷好

古文為轉運司頗尚苛峻州縣吏患之乃求古碑字磨滅者紙

本數廳釘於館中何至則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而嗅

之遂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云器之曰何為轉運使令人負

礪磔自隨所至散之地吏應對小失誤則於地倒曳之故從者

憑依其威妄為寒暑所至搔擾人不稱賢度雖肥拜起輕健為

翰林學士時嘗自前殿宰相在後度初不知忽見趨而避之行

園本作亭之
持馬 棠作整
揚之故也固本
作或傷之也

檢閱本作驗

公下闕本無不
字

見闕本不貌

斤闕本勸

此於心注闕本
在負外郎下

事下闕本有日字

百餘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翰林學士石中立見其喘甚問之

度告其故中立曰相公不問否度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

曰奴乃以我為牛也謂兒睚眦若常寒餓者而貴震天下相者

以為真猴形云中立法滑稽嘗與同列觀南御園所蓄獅子主

者云縣官日破肉五斤以飼之同列戲曰吾侪及不及此獅子

邪中立曰然吾輩官皆負外郎敢望園中獅子乎衆大笑借聲

為園外狼也

朝士上官闢嘗諫之曰公名位非輕奈何談笑如此

中立曰君自為上闕官借聲為鼻字何能知下官口及為參知政

事或謂曰公為兩府談諧度可止矣中書取除書示云日勅命

我可本官參知政事餘如故奈何止也嘗墜馬左右擁扶之中

立起曰賴耳爾石參政也嚮若尾參政齏粉久矣中立為參知政

事無他才能時人或以鄭榮方之未幾罷為資政殿學士不復

用老于家

先朝時鏐廳舉進士者時有一人以為奇異試不中者皆有責罰為

私罪其後詔文官聽應兩舉武官一舉不中者不獲罰景祐四

年鏐廳人最盛開封府投牒者至數百人國子監及諸州者不

在焉是時陳堯佐為宰相歸億為樞密副使既而解榜出堯佐

子博古為解元億子孫四人皆無落者衆議喧然作河蒲子以

鏐闕本不鎖

嘲之流聞達於禁中殿中侍御史蕭定基時掌謄錄因奏事

上問河蒲子之詞定基因誦之先是天章閣待制范仲淹坐言

事左遷饒州王宮待制王宗道因奏事自陳為王府官二十年

不遷詔改服就圖閣大學士權三司使王博聞言於上曰臣老

且死不復得望兩府之門因涕下上憐之數日遂為樞密副使

當時輕薄者取張祐詩益其文以嘲之曰天章故國三千里學

士深宮二十年殿院一聲河蒲子龍雙泪落君前於是詔今後

鎖廳應舉人與白衣別試各十人中解二人在外者衆試於轉

運司恐其妨白衣解額故也慶曆中又詔文武鎖廳試者不復

限以舉數故事鎖廳及第注官者皆升一甲今不試者之家靜

日景祐五年御試進士上以時議之故密詔陳博古韓氏四子

及兩家門下士范鎮家靜試卷皆不考考官奏鎮靜實有文久

在場屋有名聲非附兩家之勢得之乃聽考而陷其等級故事

省元及第未有在第二甲繼近下猶亦之首元及第二甲自鎮

始鎮字景仁成都人與兄慈皆以辭賦著名自吳育歐陽脩為

省元殿前唱第三過三人則疾聲自言鎮獨默然時人以是賢

之靜字子震眉州人廬州僧紹齊言其鄉里數十年之間吏治

簡易民俗富樂有女不肯以嫁官人云恐其往他州縣難相見

博聞閣考傳元

河蒲考作淚

二人閣考作三人

廬州以下閣
考作行考為
一條

也嫁娶者宗族競為飲宴以相賀四十日而止傷今不然

慶曆五年正月一日見任兩制以上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賈昌朝

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貽 參知政事工部侍郎丁度 樞密副

使諫議大夫吳育 節度使中書門下平章事軍知州章得象 軍知

守夏竦王 尚書刑部 節度使軍知永興 資政殿大學士知并州 端明殿學

士翰林學士承旨兼觀圖閣 翰林學士王克臣見上判官院孫抃 資政殿

學士侍郎西京留守張觀給事中知揚州韓琦諫議大夫知鄧州范仲

翰林侍讀學士判農寺楊格知青州葉清臣判三班院柳植 龍圖閣學

士王克臣見上 樞密直學士知鎮州明翰知杭州蔣堂 龍圖閣直學士

知蔡州孫祖德知徐州張奎給事中知 御史中丞高若 尚書左丞知

行給事中知亳州 諫議大夫廣南魏樞 知制誥知滁州歐陽脩國信使王琪

內錢明遠 天章閣待詔知慶州張望之知杭州方偕知渭州程戡知延州孫沔知

西都轉運使夏安期 河北都慶州沈遼 河中府王子融 知蘇州滕宗諒揚安國

轉運使魚周詢 前兩府致仕太子少保李若谷李迪任布 前兩

制致仕侍郎 張安壽曰呂申公夷簡平生朝會出入進止皆有常處不差尺寸慶

曆中為上相首冠百僚起居誤忘一拜而起外間譴言呂相失

儀是天奪之魄殆將亡矣後十四日忽感風疾遂致仕以至不

起又曰彭內翰乘往在三館時嘗與釣魚宴故事天子未得魚

國本無二諫
議大夫字

龍圖閣學士
字學士字

小注京百國本
作諸

小注蔡國本
春

諫議大夫下小注
國本知廣州魏

權知江寧李宥

張若蘭本釋

太子少師李迪

太子少保鄂本

小注
國本
作

經國考作未

侍臣雖先得魚不敢舉竿是時上已得魚左右以紅絲網承之
侍坐者畢賀已而乘同列有得魚者欲舉之左右止之曰侍中
未得魚學士未可舉也侍中者曹鄴公利用也乘固已恠之頃
之宰輔有得魚者左右以白網承之及利用得魚復用紅網利
用亦不止之乘出謂人曰曹公權位如此不以逼近自嫌而安
於僭禮難以久矣無幾而敗

景休曰夏竦字子喬父歸錢氏臣歸朝為侍禁竦幼學於姚鉉使為
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鉉鉉怒不視汝何不於水之
前後左右廣言之則多矣竦又益之凡得六千字以示鉉鉉喜

云國考作五

曰可教矣年十七善屬文為時人所稱舉進士開封府解者以
百數竦為第六貢院奏名第四會其父死於邊竦以死事者子
補奉職貢院奏竦所試詩賦復優於以首元陳堯佐以其幼故抑之

優於係國考

未舉請免省試詔許之竦以奉職行父喪服終換丹陽主簿舉
賢良方正及第拜大理評事通判台州秩滿遷光祿寺丞直史
館頃之奉詔修史俄知制誥時年二十七又曰宋興以來御試
制科人無登第三等者唯吳育第三等下自餘皆四等上並為
及第降此則落

魯平曰宋初以來至真宗方設制科陳越王曙為之首其後夏竦等

又因不作及

在因不作直

歲因不作城

因不作素字

為下因不作字

數人皆以制科登第既而中廢今上即位天聖六年始復置其
後每開科場則置之有官者舉賢良方正無官者舉茂材異等
餘四科多不應皆自投牒獻所著文論差官考校中者召詣閣
下試論六首又中選則於殿廷試策一道五千字以上其中選
者不過一二人然數年之後即為美官慶曆六年賈昌朝為政
議欲廢之吳育叅知政事與昌朝爭論於上前由是賈吳有隙
乃詔自今後舉制科者不聽自投牒皆兩制舉乃得考校

原叔曰趙槩與歐陽脩同在館及同修起居注槩性重厚寡言脩意
輕之及脩除知制誥是時韓范在中書以槩為不文乃除天章
閣待制槩澹然不以屑意及韓范出乃復除知制誥會脩甥嫁

為脩從子晟妻與人淫亂事覺語連及脩時脩為龍圖閣直學士

河北都轉運使疾韓范者皆欲文致脩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

群臣無敢言者槩乃上書言脩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愛

昧之事輕加汗鞮鞮臣與脩蹤跡素疎脩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

廷大體耳書奏上不悅人皆為之懼槩亦澹然如平日久之脩

坐降為知制誥知滁州執政私曉譬令槩求去乃出知蘇州

遭喪去官服闋除翰林學士槩復表讓以歐陽脩先進不可超

越為學士奏繼不報時論美之

慶因不作

龐公曰先帝時龍圖閣待制皆更直秋閣下夜召入禁中訪以外事
近歲直者唯中牒託疾而已

李受曰淳化中趙韓王出鎮太宗患中書權太重且事衆宰相不能
悉領理向敏中時為諫官上言請分中書吏房置審官院刑房
置審刑院初皆以兩制重領之其審刑詳議官皆自臺諫館閣
為之近歲用人頗輕清流皆恥為之凡天下獄事有涉命官者
皆以其獄上請先下審刑院令詳議官投鈞分之略觀大情即
日下大理寺詳斷官復投鈞分之狀其節目以法處之皆手自
書繫定復上審刑院詳議官再觀之重抄節目貼黃六人通觀
署定乃奏其有不當則駁下更正之故大理寺常畏事審刑院
如小屬吏凡有事審刑院用頭子下大理寺大理寺申狀

國本無不疑
字
執燭而玉
李亦火如至

原叔不疑曰陸叅少好學淳謹獨與母居鄰家失火母急呼叅不應
蹴之墮床下良久束帶執燭而至曰大人嚮者呼叅未束帶故
不敢應及長舉進士及第嘗為縣令有劫盜繫甚急叅怒之呼謂
曰汝迫於飢寒為是耳非性不善也命緩其縛一夕逸之吏急
以白叅命捕之歎曰我仁惻緩汝汝乃忍負叅如此脫復捕得
胡顏見叅又有訟田者判其杖尾而授之曰汝不見虞芮之事
乎訟者貴以示所司皆不能解復以見叅叅又判其後曰嗟呼

一縣之人曾無深於詩者人皆傳以為笑蔡文忠公以為有淳古之風薦之朝廷官負外郎史館檢討著蒙書十卷

昇下閔亦字
音便二字

師道曰張昇自知難左遷知潤州司諫陳旭數言其梗直宜在朝廷

上曰吾非不知昇賢然言詞不擇輕重旭請其事上曰頃論張

堯佐事云陛下勤身克已致太平奈何以一婦人壞之乎旭曰

此乃直之言人臣所難也上曰又論揚懷敏苟得志所為不減

劉季述何至於此旭曰昇志在去惡言之不激則聖意不回亦

不可深罪也皇祐二年昇以天章閣待制代杜_杜知慶州

又曰杜杞_字自備長為湖南轉運副使五溪蠻反杞以金帛官爵誘出

之因為設燕飲以曼陀羅酒昏醉盡殺之凡數千人因立大宋

平蠻碑自擬馬伏波上疏論功朝廷劾其棄信專殺之狀既而

舍之官至天章閣待制

皇城使宋安道故名國昌始以醫進景祐初累遷藥尚奉御職上藥

是時尚楊二美人方有寵每夕並侍上寢上體為之弊或累日

不進食中外憂懼皆歸罪二美人保慶楊太后亟以為言上未

能去入內侍省都知閻文應日侍上言之不已上不勝煩乃

許文應即召輿車載之出二美人涕泣辭說云云不肯行文應

搏其頰罵曰官婢尚復何云即載送別宮明日下詔以尚氏為

國本無印字
又云云云二字
搏國本印

女冠楊氏為尼立曹后

粹國事作粹

法國事作政

國事作甲字

車副國事作副使

道粹曰景祐初內寵頗盛上體多疾司諫滕宗諒上疏曰陛下日居

深宮留連荒宴臨朝則多形倦色決事如不挂聖懷坐是出知

信州又曰呂申公見上體不安故擢允讓管勾宗室聽換西班

官皆中公之策也故時自借職十遷至諸司副使及換西班官

自率府率副四遷為遙郡刺史奉祿十倍於舊國再益廣於今

為患

又曰范諷惟調儻好直節不拘細行自在場屋與鞠詠滕宗諒遊已

有軒輊之名及為中丞力濟張仕遜援呂夷簡意夷簡引已至

二府夷簡忌其劄仇久之不敢薦引諷憤激求出知兗州將行

謂上曰陛下朝無忠臣一旦紀綱大壞然始召臣將無益矣夷

簡愈惡之故尋被譴謫

呂相在中書奏令恭知政事宋綬編例謂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

夫執之皆可為相矣

叔禮為余言昔通判定州佐王德用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

屯定州者幾六萬人皆寓居逆旅及民家闔塞城市未嘗有一

人敢喧譁暴橫者將校相戒曰吾輩各當務歛士卒勿令擾我

善薩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喧譁紛擾監官懼逃

國下無人皆寓

國下無人皆寓

後漢書卷四十四
周不

家下國亦有之
字

百國不作者

依國不作者
字

當國不作者

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德用德用曰汝從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召
往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則

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米腐黑以為所給

盡如是故喧譁耳專副對曰然某之罪也德用叱從者杖專副

人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弃之乎

汝何敢乃爾喧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

等死罪德用又叱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捨之

倉中爾然僚佐皆服其能處事

翰林曹景祐末河東地震京師正月雷上憂災異深自貶損秘書

丞國子監直講林瑀上言災異有常數不足憂又依附周易推

衍五行陰陽之言上之上素好術數觀瑀書異之欲為遷官叅

知政事程琳以為不可乃賜緋章服瑀時兼諸王宮教授琳因

言瑀所挾當圖縮之言不宜與宗室遊乃罷官職上每讀瑀書

有不解者輒令御藥院批問瑀因是得由御藥院閑說於上大

抵皆諂諛之辭緣飾以陰陽上大好之會天章閣待制闕講官

李淑等為史館檢討王洙事在中書未行一旦內批以瑀充侍

講是時呂夷簡雖惡瑀欲探觀上意用瑀堅否乃曰瑀上所用

洙臣下所薦耳不若并進二名更請上擇之衆以為然明日以

命林瑀名進上曰王洙何如夷簡對曰博學明於經術上曰吾以

命林瑀矣若何夷簡因請並用二人乃俱拜天章閣侍講瑀侍

上數年專以術數悅上意又言布衣徐復善易召至闕下拜官

不受瑀與撰周易天文會元圖上之言自古聖帝即位皆乾卦

御筆若漢高祖太祖皇帝亦然上以其言問御史中丞賈昌朝

對臣所不習瑀與昌朝辯於上前由是與昌朝不協上問瑀太

宗即位之年直何卦瑀對非乾卦又問真宗亦然上由是不樂

益厭瑀之迂誕昌朝因劾奏瑀為儒士不師聖人之言專挾邪

說罔惑上聽不可在廷侍有詔落侍講通判歛然後知成州坐

事
失官遂廢於世

傳求曰皇祐二年詔陝西揀閱諸軍及新保捷年五十以上者短小

不及格四指者皆克為民議者紛紛以為邊事未有知不宜裁

兵又云停卒一旦失衣糧歸鄉閭間必相聚為盜賊緣邊諸將

爭之尤甚是時文公執政龐公為樞密使因執行之不疑是歲

陝西所免新保捷凡三萬五千人餘皆歡呼返其家其未免者

尚五萬餘人皆悲涕恨已不得去求曰陝西緣邊計一歲費七

十貫錢養一保捷是歲邊費凡減二百四十五萬貫陝西之民

由是稍蘇

恨因本作張

以國事
已

又曰
美曰
美曰

之美曰慶曆初永叔安道王素俱除諫官君謨以詩賀曰御筆新除
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
必有謨猷裨帝力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
名久遠看三人以其詩薦於上尋亦除諫官

率數萬貫
因亦作言以年
數萬人

張侍郎曰陳執中以前兩府知青州兼青齊一路安撫使轉運使沈遼
陳述古之徒輕之數以事侵執中率數萬貫修青州城民間言
之集賢校理李昭遣上言執中之短詔以昭違疏示之執中慙
恚上疏求江淮小郡詔不許會賊王倫起沂州入青州境執中
謂青齊提賊傳永吉曰沂州君所部也今賊發部中又不能獲

詭
因亦作謂

君罪大矣永吉懼請以所部兵追之自詭必得賊自青徐歷楚
泗真揚入蘄黃永吉自後緩兵驅之賊聞後有兵不敢頓舍比
至蘄黃疲弊不能進黨與稍散永吉掩擊盡獲之上聞之嘉永

掩
因亦
作追

吉以為能超遷闔門通事舍人又遷闔門使入見許升殿上稱
美永吉獲倫之功永吉對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陳中授臣節

度臣奉行之幸有成耳因極言陳執中之美上益多永吉之讓
而賢執中因問永吉曰執中在青州凡幾時對曰數歲耳未幾

耳
因亦
作美

上謂宰相曰陳執中在青州久可召之遂下詔以執中為叅知

政事於是諫官蔡襄孫甫等上言執中剛愎不才若任以政

在青州
以執
中二字
因亦無之

初告國事作教

天下^之不幸上不聽諫官爭不止上乃命中使賈初告即青州授
之且諭意曰朕欲用卿舉朝皆以為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
耳明日諫官復上殿上作色逆謂之曰豈非論陳中耶朕已召
久矣諫官乃不敢復言中使至青州論上旨執中涕泣謝恩既
至中書是時杜衍章得象為相賈昌朝與執中叅知政事凡議
論執中多與之立吳萊襄孫甫所言既不用因求出事下中書
甫本行所舉用於是中書共為奏云今諫院闕人乞且留二人
供職既奏上領之退歸即召吏出劄子令襄甫且如舊供職行
及得象既署吏執劄子詣執中執中不肯署曰鄉者上無明旨

初十國事有令

當復奏何得遽令如此吏還白衍衍取劄子壞焚之執中遂上
奏云衍黨顧二人苟欲其在諫署欺罔擅權及臣覺其情遂取
劄子焚之以滅迹懷姦不忠明日衍左遷尚書左丞出知兗州
仍即日發遣賈昌朝為相蔡襄知福州縣甫知鄧州頃之得象
出知陳州執中遂為相

邠國事作教

又曰執中之為相也蔡清臣為翰林學草其制詞少所襄美慶曆六
年夏清臣以翰林侍讀學士自揚州移知邠州過京師袖麻詞
草於上前自陳曰臣代王言不敢虛美當執中為相才德實無
可言執中以是怨臣故盛夏自揚州移臣邠州水陸數千里臣

中行閣本
中書

誠無罪唯陛下哀之因改知澶州至官未逾月改知青州明年
夏資政殿學士程琳自知永興軍府移青州執中復奏移清臣
自青州移永興軍清臣官時為戶部郎中上命遷諫議大夫執
中曰故事兩制自中行郎中遷左右司郎中今遷諫議大夫太
優乞且令兼龍圖閣學士上許之故事新除知永興軍府者當
有錫賚執中復曰清臣近已得賜遂不與清臣愈恨過京師復
於上前力言執中之短上疏及口陳者不可勝數辭龍圖閣學
士不受上命與之錫賚亦不受既而給赴長安上遇執中亦如
故或曰往者執中自諫官左遷來舟東下清臣自兩浙罷官歸

久閣本
作遠

道中相遇事泊舟之地遂相忿詈由是有隙所由来久矣

又曰天章閣待制張昱之為河北都轉運使保州界河川檢兵士常

以中貴人領之與州抗衡多齟齬不相平州常下之其士卒驕

悍糧賜優厚雖不出也數常廩口食通判石待舉以為虛費申

轉運使罷之士卒怨怒遂作亂殺知州通判等梟待舉首於木

檣
同本
作鎮

上每且射之箭不能容則拔去更推都監為主不從即以槍刺

之洞心刃出於背又脅監押常貴曰必若此能用吾言乃可衆

許之遂立貴為主貴以言諭之令勿動倉庫及妄殺人且說之
以歸順朝廷衆頗聽之會朝廷遣知制誥田况賫詔輸之况遣

有閣本推
必若以閣本
若必無此字

人於城下遙與賊語出詔示之賊終狐疑不聽稍近城則射之不能得其要領有數直者徑踰壕詣城下謂賊曰我班行也

汝下索我欲登城就汝語賊乃下索即援之登城謂賊曰我班行也豈不自愛苟非誠信肯至此乎朝廷知汝非樂為亂由官

吏遇汝不理使汝至此今赦汝罪又以祿秩賞汝使兩制大臣

奉詔書來喻汝汝尚疑之豈有詔書而不信耶兩制大臣而為

詭和辭氣雄辨賊皆相顧動色曰果如此更使一二人登城即

復下索召其所知數人登城賊於是信之爭投兵下城降即日

開門大軍入收後服者一指揮坑之餘皆勿問殺直加閣門祗候

使下開中每汝

喻開本非諭

詭下開本有

保州城未下之時有中貴人楊懷敏與張昱之不協在軍中密奏云

賊於城上呼云得張昱之首我當降願賜昱之首以示賊宜可

得上從之遣中使奉鈔鞋即軍中斬昱之首以示賊是時參知

政事富弼宣撫河北遇之即遣中使復還且奏曰賊初無此言

是必怨讎者為之藉令有之若以一卒之故斷都運使頭此後

政令何由得行上乃解昱之落職知魏州

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親信之既而去曇應募兵以

選入捧日軍凡十餘年會曇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械繫御

史臺獄上怒甚治獄方急曇平生親友無人敢餉問之者達日

捧日軍因本

非軍伍

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問者四十餘日曇坐貶南恩州別

駕仍即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外連追契送之防者過之連

曰我主人也豈不得送之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從者

皆辭去曰其不能從君之死卿也數日曇感志自死旁無家人

連使毋守其尸出為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為流

涕殯曇於城南佛舍然後去嗚呼連賤隸也非知有古忠臣烈

士之行又非矯迹求令名以取祿仕也獨能發於天性至誠不

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於終始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嗟呼彼

所得於曇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

殯國本無事

殯國本無事

國本無事

國本無事

位公卿已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戾目窺之猶懼其禍
之延及已也若畏猛火遠避去之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
憂恤振救邪彼雖巍然衣冠類君子執稽其行事則此僕夫必
羞之

王景曰晉鹽之利害氏以來可以半天下之賦神武以此法令嚴峻

民不敢私煮煉官鹽大售真廟以降益緩刑罰寬聚歛私鹽多

官利日耗章獻時景為選人始建通商之策大臣陳堯咨等多

謂不便章獻力欲行之廷謂大臣曰間外多若惡鹽信否對曰

唯御膳及宮中鹽善耳外間皆是土鹽章獻曰不然御膳亦多

武國本無事

武國本無事

殯國本無事

唐鮮
名郡

土鹽不可食欲為通商則何如大臣皆以為必如是縣官所耗
失利甚多章獻曰雖棄數千萬耗之何害大臣乃不敢復言於
是命盛度與三司詳定卒行其法詔下滄解之民皆作感聖恩
齊慶曆初范傑復建議官自運鹽於諸州賣之八年范祥又請
令民入錢於邊給鈔請鹽朝廷從之擢祥為陝西提刑

又曰太宗初曆塘泊非以限幽薊之民蓋欲斷虜入寇之路使出一

塗見易制耳及楊懷敏為之則乃言可以限絕北湖隄塞其地
而稍注水益之漫衍而南侵溺民田無有限極其間不合處又
三四十里而圖畫密相比以 朝廷有澶淵之役胡自梁門

湖隄作
湖下高
湖同
字

湖同亦作敵

遂城之間積薪土為甬道而來曾不留行又况冰凍及自西山
或不合處過迂_是以明其無益矣去歲河決商湖河朔水災所以
甚於往前者以河流入塘泊堰有缺處懷敏補之水不能北流

則愈南浸也

梁寔日杜杞在廣南誘宜州蠻數千人飲以漫陀羅酒醉而殺之

以書詔於寔父自此馬援曰此不足以為吾功力能辨西北願
未得施耳是時言事者爭言杞為國家行不信於蠻夷獲小亡

大朝廷詰杞上所殺蠻數為即其洞中誅之邪以金帛召致邪
杞不能對亦有陰為之助者故得不坐然杞自虞部負外郎數

即下圖
字

漫同亦作侵

耳下圖亦無
是字

此條同亦無
兼詳云蓋社
杞殺五溪蠻

子見前條
核出而後曰依
有如此

年位至兩制

潤詞在作朋

山不存七侍字

乃罷詞在作
為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幼好學博通書傳善講說太宗端拱中九經及
第再調大理評事充國子監直講太宗辛國子監詔奭說尚書
說命三篇奭年少位下然音讀詳潤帝稱善因歎曰天以良弼
齊商朕獨不得和因以切勵輔臣賜奭緋章服累遷都官員外
郎侍諸王講賜紫章服

真宗即位令中書門下諭奭欲任以他官奭對不敢辭乃罷諸王侍
講頃之自職方員外郎除工部郎中充龍圖閣待制會真宗幸
亳州謁太清宮奭上言切諫真宗不納遂為解疑論以示群臣

俄知密州轉左諫議大夫知河陽還為給事中奭以父年九十
乞辭官侍養詔知兗州上即位召還以工部侍郎為翰林侍讀

讀詞在
作講

朝暮夕
本伴早暮見

學士預修先朝實錄丁父憂起復舊官久之改兵部侍郎兼龍
圖閣學士奭每上前說經及亂君亡國事及後申譯未嘗避諱
因以規諷又撥五經切治道者為五十篇號經典微言上之畫
無逸為圖乞施便坐為觀鑒之助時莊獻明肅皇太后每五日
一御殿與上同聽政奭因言古帝王朝朝暮夕未有曠日不朝
陛下宜每日御殿以覽萬機奏留中不報上與太后雅愛重之
每進見常加禮久之上表致仕上與太后御承明殿委曲敷諭

敷詞在
作致

特圖不侍

不聽所請因詔與龍圖閣學士馮元譜老子三章禮部尚書晏殊進讀唐史各賜帛二百疋改工部尚書知兗州特宴太清樓近臣皆預俄出御飛白書賜群臣中書門下樞密院大字一軸諸學士以下小字各二軸惟與太子少傅致仕晁迥大小兼賜焉並詔群臣賦詩翌日爽入謝承明殿上令講老子三章賜襲衣金帶銀鞍勒馬及行賜宴於瑞聖園上賦詩餞行並召近賦詩士大夫以為崇耕藉恩改禮部侍郎是歲累表聽致仕病甚戒其子不內婢妾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年七十有司謚曰宣壘舉動方重議論有根抵不肯詭隨雷同真宗已封禪符瑞

禮部

圖不定上有又字下有者字

圖在無日字祀下是神字七祠時享獻神為福二字圖不侍時饗飲福四字徹下圖在無冬玉攝三字

字五其議十二字圖在無冬字圖在無冬

屢降群臣皆歌誦盛德獨與正言諫爭毅然有古風采精力字固定論語爾雅孝經正義請以孟軻書鏤板復鄭氏所注月令初五郊從祀神不設席尊不施簾七祠時享獻神齋福止用一尊不設三登登歌不雍徹冬至攝祀昊天上帝外級止七十一位祀先農在祈穀之前上下釋奠無三獻宗廟不備武舞與皆言其謬闕並從增改云又建言禮家六天帝止是天之六名實則一帝今位號重複不合典禮冬至宜罷五帝虜祀設五帝不設矣天帝位乞與群臣議定時習禮者少又憚改作其議不行撰宗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年月傳於時三子瑤虞部負

外郎琪衛尉寺丞早卒瑜殿中丞

伯京曰馮元孫奭俱以儒素稱馮進士奭諸科及第奭數上疏直諫

真宗末侍東宮天聖初皆為侍讀學士十年奭因請老詔不許

奭請不已乃遷禮部尚書知兗州上宴太清樓下以餞之又詔

兩制三館餞於秘閣奭已辭亟行詔追餞席於瑞聖園先是言

兩制者中丞不預王隨時為中丞恥之曰朝廷盛事也吾不可

以不預上疏請行詔許之上又賜御詩御書以寵之卒於兗州

元性微吝判國子監公謙自以其家所賜酒充事而取直以歸

以此少之無子死之日家錮_高

此係閩人連
工亦捷

子高曰故事直學士以上皆服金帶孫奭羸老不勝其重詔特聽服

犀帶而賜以金帶

張暹晦之曰十一月夏虜寇承平都轄懷德却之寇日來月見廷城

下雍恂懼請濟師俾俠士三百平以環慶署兼廊延雍領之十

二月以甲萬五千來留半月所寇無聞正月初還屯華洛寇又

聲由保安來雍俾懷德璧承平部署元孫鈴轄德和屯保安以

禦之李真驕貪士憤之十七日寇聲取金明真介以侯逮亥不

至釋而寢十八日四鼓寇奄至士叛俘首首擊騁入延延兵合

三千雍賊失據表交臣名平苦遂堙關介婦執牌十九寇及城

閩人字御
二字

自閩來汴口

承平下閩亦有此
懷德上閩亦有此

此係閩人連
工亦捷

承平下閩亦有此
懷德上閩亦有此

承平下閩亦有此
懷德上閩亦有此

閩人字御
二字

承平下閩亦有此
懷德上閩亦有此

雍上閩年
有花字下
李洵字

承平下閩亦有此
懷德上閩亦有此

承平下閩亦有此
懷德上閩亦有此

前國本傳

評下國本有將
郭之字

下前是雍聞寇且至亟呼平平自華治赴難會大雪平兼行過
保安无孫德和以其甲巡是夕宿白巾未知寇及郭二十日五
數平合吏議進師裨遵曰吾未識寇深淺而警進必敗請止先
此偵而平叱曰吾謂堅子驍決乃你怯沮吾軍遂呼馬乘去士
未備食殘雪行數十里寇偽為雍使督進平且日寇已至道隘
宜單引衆平信之寇稍翦取亡數指揮乃寤遂屯五龍川據高
自守二十一日寇以羸兵先犯之遵陷陣確戰俘馘而返已而
再至平軍少利比晚復至為兩翼以揜之德和乃以數千人南
遁平軍遂敗寇圍而難之遵等死二十二日旦平元孫以殘甲

國本傳
生字

自固下國本傳
四鼓賊珠營呼曰
賊兵不降何待乎且
賊將曰出此絕官軍
為二年此元孫俱被執
平不遠而歸於興州
下乃揚旌以受此國
由於此亦賊知利
平元孫子以宜孫
國本傳下月十書卷

自固下國本傳
賊圍雍在周平
向計對曰惟有死耳
而何言會其在雪
大非賊掘城下兵去
用事以當勸雍奔
延州以救流難
知州

自固下國本傳
九月壹日下國
幸桂移身居一條
云天曰十月一日
去書下接後遺
閱平書懷敏
德和作李知和

數千自固寇以渠令召之皆乘馬而往虜騎及揄林民逃者過
河中二十二日寇撤城下兵去德和至鄜州奏平率衆降賊已
完數千兵僅免雍以實狀聞乃斬德和署賞平元孫家初雍辟
用章自副李康伯監安撫兵鈴轄守勤疾之城之園也用章欲
弃延保鄜康伯垂洩守勤皆叱之園解守勤欲白二人雍使先
之遂大詔用章杖流康伯竄雍以太常卿守安州

國本傳
上有計字

漢官作
原

又曰九月寇屯寺聲入寇十一月公邊部署懷敏鈴轄德和以甲

國本傳
十一月平
上平九月以
下九字

七萬出屯尾亭裨劉賀以胡三萬從行留且半月寇攻平定平
定守郭固鎮戎守曹瑛皆來請援十日進屯鎮戎知和善郭固

知和上國
本傳

羸困本亦羸
研字五七之字

均上同本有
趙字

餒同本亦絕

道下同本有自

請救之懷敏未應知和請暨瑛先遣曰君祿盈車人今能媮安車同本

我不能也十日遂以甲進冠以羸皆餌之知和告勝相維軍中

心躍十日知和過定平十里為寇所窘東告懷敏遂以火軍赴

之適至定平知和已敗還軍中擾寇繼至珣以數千騎旁出欲

邀之寇乃退自是寇每夕出軍從呼噪軍中閉聲滅火旦輒斂

去糧道餒十日懷敏請將皆欲還走珣曰來塗寇必有伏若自

籠箠往彼無險且非所意自昏議至四鼓不決珣憤欲斫指衆

解之因罷比明中軍已行衆從之寇躡其後為方陣而行及暮

上寇分為二道兩旁截之軍絕為三中軍蹙前軍斃者十二三

其存上同本
作定川

後軍自籠箠盡元懷德知和殪珣虜以閉城自固游騎及潘原

大掠而去公左遷待制知鞏州

西鄙用兵許公當國增兵四十萬及文公為相龐公為樞密使減陝

西保捷八萬

僕智高破嶺南十四州秋青平之事在朔記

文公罷三番接伴不使侵擾河北虜使大悅

趙抃上言陳相不學亡術温成葬多過制度措置顛倒劉漫自江寧
移廣州不改

待制向傳式自南京移江寧遷龍直吳充鞠真卿用邪侯 崔澤
非次

除給事中澤治執中微依違以酬私恩寄私酬隙 命必知常州設决
徒刑既覺舉又

闕本許公下
是書簡文下
是書簡文下
是書簡文下
是書簡文下

小注署國不置

小注景初亦有相及
我之言乃周書之
又身乃約二字

小注經國亦作經
國亦無既已再杖
尋白罪之字

考寧國亦都
均作李賢寧

更赦宥遷官去官執中以宿嫌自開封府推官降充御武軍監當汀州石民英勳入
使臣職罪決配廣南軍城本家許雪悉是虛枉只降民英差遣

排斥善良 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適既得罪景初亦有
持及我之言馮京言刁約吳克鞠真卿無罪充等尋

押出門 很復任情 迎兒方年十二用嬖人張氏之言累行營捷
窮冬驟縛絕其飲食困至死海棠為張氏

所撞遍身瘡痕自縊而死又一女僕髡髮自經而死一月之內
三事雖發前後所殺亦間不火既已與獄尋白罪之

家聲狼籍 惟薄渾殺信任胥史 招延十祝 執中之門未嘗禮一
賢才所與語者苗達

劉抃義叟之徒所預坐普元孝寧程惟象
之輩處台昂之重則候災變意將突為 等八事

明道二年四月己未呂夷簡罷為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

上與呂夷簡謀以夏竦等皆莊獻太后之黨悉罷之退告郭后

郭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夷簡

罷之是日夷簡押班聞唱其名大駭不知其故夷簡素與內侍

副都知闕文應相結使為中調久之乃知事由郭后夷簡由是

惡郭后

十月戊午張士遜罷呂夷簡復入相上以張士遜等在相位多不稱

職復思呂夷簡會士遜上莊獻太后謚還過樞密使楊崇勳飲

酒致班慰失時十月戊午罷士遜為左僕射崇勳為河陽節度

使同平章事復以夷簡為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

初莊獻太后稱制郭后恃太后勢頗驕橫後宮多為太后所禁遏不

得進太后崩上始得自縱適美人尚氏楊氏尤得幸尚氏父自

闕本無末尾
一由

失時下十月戊
午四字闕本所
無

闕本不重
出通字

出當是
出闕本亦
字

闕本此上
為第四

動下闕
本字為
字

外下圖亦有
籍二字

所由除直殿賞賜無算恩寵傾京師郭后妬屢與之忿爭尚氏
嘗於上前有侵后不遜語后不勝忿起批其頰上自起救之后
誤查上頭上大怒閹文應勸上以爪痕示執政大臣而謀之上
以示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因密勸上廢后上疑之夷簡曰光
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况傷乘輿乎廢之未損聖
德上未許外人頗有聞之者左司諫秘閣校理范仲淹因登對
極陳其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議不可使有聞於外也夷簡將廢
后奏請勅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十二月乙卯稱皇后請入道
賜號淨妃居別宮有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孔道輔惟閣門不

官圖亦作官

受章奏遣吏調之始知其事奏未降詔書丙辰與范仲淹師諸
臺諫詣閣門請對閣門不為奏道輔欲自宣祐門入趣內東門
宣祐監官宦者闔扉拒之道輔拊門銅鑼大呼曰皇后被廢柰
何不聽我曹入諫宦者奏之須臾有旨令臺諫欲有所言宜詣
中書附奏道輔等悉詣中書論辨喧譁夷簡曰廢后自有典故
仲淹曰相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此漢光武失德又何足法
耶自餘廢后皆昏君所為主上躬克舜之資而相公更勸之効
昏君所為乎夷簡拱立曰茲事明日諸君更自登對力陳之道
輔等退夷簡即為熟狀貶黜道輔等故事中丞罷須有告詞至

諸圖亦作請

熟圖亦作敕
黜圖亦作出

勅用亦作教
門用亦作城

十一月戊子國
本推衍多為修
新在國

國平瑞華宮下有亭
應太后亦遷福尚三美
人如王曹氏先王遊後
園見郭后故肩與使
逐傷之作慶金枝詞
遺少黃門賜言當
後台汝等語下乃
接及簡文應云
大敘二十有五伯庸
持考謀官言郭后
未年數日先是相
請推其越居此上
不從但以後禮券於
佛舍而已等語上
未尾至子郭亦六
日國平相致此為
得但此未有尾完
具不以此有兩語
岸及何後存詳致

案下用亦有
說字

國平與此陛下
亦宜深察也

是直以勅除之道輔始還家勅尋至遣人押出門仍下詔曰十

一月戊子故后郭氏薨后之獲罪也上直以一時之忿且為呂

夷簡閣文應所替故廢之既而悔之后出居瑤華宮上作慶金

枝詞遣小黃門賜之夷簡文應聞之大懼會后有小疾文應使

醫官故以藥發其疾疾甚未絕應以不救聞遽以棺斂之詔復

葬以禮

始平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上時上新用文富為相自為得人謂公

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而用之甚

副天下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尤多私至於富弼萬口同

詞皆曰賢相也始平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詳知其

所為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耳况前者被謗而出今當愈畏

慎矣富弼頃為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為怨

者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

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察之則向之譽者

將轉為謗矣此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

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言進之未

幾又以一人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上曰卿言是

也

仍下詔曰
字國年冬
三以年終
去字占下
不房程有
朕誤

新用文
富弼

國平與此
字怨也

狄青平邕州還除州事在朔記

拽利剛浪凌其弟曰天都王者皆元昊妻之昆弟也與元昊族人薨
名等四人為謨寧令共掌軍國之政而剛浪凌勇健有智謀尤
用事种世衡知青澗城白始平公遣土僧王嵩遺剛浪凌書及
銀龜曰卿者得書知有善意欲皆僭偽歸欵朝廷甚善事宜早
發狐疑變生欲以間之於元昊囚嵩而使剛浪凌麾下校練使
李文貴詣世衡所陽為不喻曰前者使人以書來何意也豈欲
和親也公以其言妄止文貴於青澗城後數月元昊寇涇源嘗
懷敏戰沒會梁通使契丹契丹主謂通曰元昊欲歸欵南朝而

未敢若南朝以優禮懷來之彼必洗自新矣於是密詔公招懷
元昊元昊苟肯稱臣雖仍其僭稱亦不害若改稱單于可汗則
固大善公以為若此間使人往說之則元昊益驕不可與言乃
自青澗城召李文貴謂之曰汝之先王及今王之初奉事朝廷
皆不失臣節汝曹忽無故妄加之名使汝王不得為朝廷 紛
紛至今彼此之民肝腦塗地皆汝群下之過也汝犯邊之初以
國家久承平民不習戰故屢以汝勝今邊民益習戰汝之屢勝
豈可常和我國家富有天下雖偏師小衄未至大損汝兵一敗
社稷可憂矣天之立天子者將使溥憂四海之民而安定之非

欲殘彼而取快也汝歸語汝主若誠能悔過復善降號稱臣歸
款朝廷以息彼此之民朝廷所以待汝者禮數賞賜示必優於
前矣文貴頓首曰此固西人日夜之願也龍圖能爲言之朝廷
使彼此息兵其誰不受賜公乃厚待而遣之頃之文貴復以剛
浪陵等遺公書來言和親之意用隣國坑敵之禮公上之朝廷
爲還書草稱剛浪陵等爲太尉使公報之公曰方今抑其僭名
而稱其臣已爲三公則元昊豈肯降屈和不若稱其胡中官謨
寧令寧令非中國之所喻無傷也朝廷善而從之剛浪陵又以
書來欲仍其僭稱而稱臣欵公不復奏即日答之曰此非邊臣

之所敢知也若名號稍正則議易合耳於是元昊使伊州刺史
賀從勗上書稱男邦泥定國兀卒曩霄上書父大宋皇帝從勗
至京師朝廷復遣邵良佐張子奭等往復議定名號及每歲所
賜之物及他盟約使稱臣作誓表上之朝廷冊命爲夏國王先
是元昊有嬖尼生子甚愛之剛浪陵恐其廢立會元昊妻拽利
氏子審令娶剛浪陵女爲妻剛浪陵謀於成昏之夕邀元昊至
其帳伏兵殺之未發其黨有告之者元昊圍拽利氏盡滅族

真宗即位每日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請對官
以次奏事辰後入宮上食少時出生後殿閱武事至日中罷夜

則召侍讀學士詢問政事或至夜分還宮其後率以為常

真宗嘗讀易召大理評事馮元講泰卦元曰泰者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天地交泰亦猶君意接於下下情達於上無有壅蔽則君臣道通嚮若天地不交則萬物失宜上下不通則國家不治矣上大悅賜元緋衣

獨因系作向

內奉年字

真宗重禮杜鎬鎬直龍圖閣上嘗因沐浴罷飲上尊酒封其餘遣使

賜鎬於閣下鎬素不飲得賜喜飲之至盡因動舊疾忽僵不知人上聞之驚步行至閣下自調藥飲之仍詔其子津入侍疾少頃鎬蘇稍見至尊在欲起上撫令卧疾亟時上深自咎責以為

語因平作名

一字推測本

由已賜酒致鎬病也

种放隱於終南山豹林谷講誦經籍門人甚衆太宗聞其名召之

放辭以母老不至詔每節給錢物供養其母咸平元年母卒真

宗賜^錢二十萬帛三十匹米三十斛以瘞明年復賜錢五萬詔本

府禮遣亦辭疾不至五年又遣供奉官珪賫詔至山召之仍

賜錢十萬絹百疋放應命至闕上甚喜見於便殿賜坐與語即

拜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居第什器御厨給膳明年放上表請歸

山^上令暫歸三兩月復來赴闕因拜起居舍人宴餞於龍圖閣上

賦詩送之命群臣皆賦景德三年遷右諫議大夫祥符元年遷

閱本多甚字

於外放

閱本拜上有字

皆賦國本作

給事中從祀汾陰拜工部侍郎

真宗祀汾陰召河中府處士李漬劉巽巽拜大理評事致仕乃賜緋

瀆以疾辭又召華山鄭隱敷求李寧對於行宮隱賜號正晦先

生又召陝州魏野亦辭疾不應命

右皆出聖政錄

先朝命郭后觀奉宸庫后辭曰奉宸國之寶庫非婦人所當入陛下

欲惠賜六官願量頒之妾不敢奉詔上為之止

李貴云

樞密直學士張詠知益州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潰為群盜龍猛

軍者本皆募群盜不可制者克之慄悍善鬪連入數州俘掠而

去蜀人大恐詠一日召鈴轄以州牌印付之鈴轄愕然請其故

詠曰今盜勢如此而鈴轄晏然安坐無討賊心是欲令詠自行

也鈴轄宜攝州事詠將出討之鈴轄驚曰某今行矣詠曰何時

曰即今詠顧左右張酒具於城西門上曰鈴轄將出吾今餞之

鈴轄不得已勒兵出城與飲於樓上酒數行鈴轄曰某願有謁

於公詠曰何也曰某所求兵糧願皆應副詠曰諾老夫亦有謁

於鈴轄曰何也詠曰鈴轄今往必滅賊若無功而退必斷頭於

此樓之下矣鈴轄震慄而去既而與賊遇果敗士眾皆還走幾

十里鈴轄召其將校告曰觀此翁所為真斬我不為異也遂復

進力戰大破之賊遂平

公云

郭后下國本有心臣真宗后詠身親之字

此州牌印付之國本外以州事委之十二是鈴轄之字

國本世分字

過國本作戰

真宗即位以此為怪因本五弟六弟

張詠時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之以白詠詠熟視判其牒曰勘殺
人賊既而案問果一民也與僧同行於道中殺僧取其祠部戒
牒三衣因自披剃為僧寮屬問詠何以知之詠曰吾見其額上
猶有繫巾痕也王勝之云

真宗造玉清昭應宮張詠上言不審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
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丁謂頭置於國門以謝天下
然後斬詠頭置於丁氏之門以謝丁謂上亦不罪焉不記所傳

氏問事小傳

真宗判開封府楊礪為府寮及登儲貳因為東宮官即位為樞密副
使病甚真宗幸其第問疾所居在隘巷中輦不能進左右請還

上不許因階輦步止其第存勞甚至有奴云

楊礪太祖建隆初狀元及第在開封府真宗問礪何年及第礪唯
唯不對真宗退問左右然後知之自悔失問礪不以科名伐由
是重之

真宗知開封府李應機知咸平縣府遣散從以帖下縣有所追捕散
從恃勢謹評於縣廷應機怒曰汝所事者王也我所事者王之
父也父之人可以管子之人汝乃敢如此杖之二十散從走歸
具道其語泣訴於王王不答而默記其名嘉其諒直及即帝位
擢應機通判益州事召之登殿謂之曰朕方以西蜀為憂故除

且奏國在
具奏

卿此官委以蜀事此未足為大任卿第行勉之有便宜事密疏
以聞應機至州未幾有走馬入奏事前一日知州置酒餞之應
機故稱疾不會走馬心已平及暮應機又便謂走馬曰應機有
密疏欲附走馬入奏明日未可也走馬不知其受上有愈怒強
應之曰諾明日走馬使人請應機曰某治瘵已具且行矣願得
所賚文疏應機曰某之疏不可使人傳也當自來受之走馬雖
怒其意欲積其驕橫之狀且奏於上乃詣應機辭舍受其疏以
行既至升殿上迎問曰李應機無恙乎有疏來否走馬愕然失
據即對曰有因探其懷出之上周覽稱善數四因問應機在蜀

具國在
作畢

沿行何如走馬踧踖轉辭更稱譽之上曰汝還語應機凡所言
事皆善已施行矣更有意見盡當以聞蜀中無事行召卿矣頃
之召入遷擢數歲中至顯官應機為吏強敏而貪財多權詐其
後上亦察其人寢疎之李公達云

景德初契丹寇澶州樞密使陳堯叟奏請江河比置撤去浮橋舟船皆收
泊南岸勅下河陽陝河府中府如其奏百姓大驚擾監察御史
王濟知河中府獨不肯撤封還勅書且奏以為不可陝西通判
張稷時以公事在外州中已撤浮橋稷還聞河中府不撤乃復
修之寇相時在中書由是知此二人明年召濟為負外直侍御

史知雜事方且進用洛性鯁直衆多嫌之及寇相出洛遂以郎中知杭州徙知洪州而卒稷亦以此為三司判官轉運使 公云

于得卷四
十卷

分守

景德初契丹犯河北王欽若鎮府有兵十餘萬契丹將至圍城惶遽

圍城
中

欽若與諸將探符分守諸門閣門使孫全照曰全照將家子請不探符諸官自擇便利處所不肯當者某請當既而莫肯守北門者乃以全照付之欽若亦自分守南門全照曰不可叅政主帥號令所出謀畫所決北門至南門二十里請復待報必失機會不如居中央府署保固腹心處分四面則大善欽若從之全照素教畜無地每分弩手皆執朱漆弩射人馬洞徹重甲隨所指

揮用無常不勝於是大開北門下釣橋以待之契丹素畏其名莫敢

近門者環過攻東門良久捨去東趨故城是夜月黑契丹自故

東趨
因

城潛師復過魏府伏兵於城南狄相廟中遂南攻清德軍欽若

聞之遣將率精兵追之契丹伏兵斷其後魏兵不能進退全照

請於欽若曰若亡此兵是無魏也北門不足守全照請救之欽

若許之全照率麾下出南門力戰殺傷契丹後兵畧盡魏地力

傷還存者什三四德清遂陷

董照云

五
力
有
考

測本無莫敢
近門者五字只
一皆
伏兵於城南王
身身共共官
圖本無

略盡下
契丹後存
字歸
力以下

寇兼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狗太夫人性嚴嘗不勝怒舉秤錘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捫其痕輒哭楚

楷云

唐書本傳

景德中虜犯澶淵天子親征樞密使陳堯叟王欽若密奏宜幸金陵

以避其鋒是時乘輿在河上行宮召寇準入謀其事準將入聞

內中

官家

內中人謂上曰群臣欲將官家何之即何不速還京師準入見

上以金陵謀問之準曰群臣怯懦無知不異於向者婦人之言

胡虜

今胡虜迫近四方危心陛下唯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將士且

久望陛下至氣勢百倍今若陛下回輦數步則四方瓦解乘其

乘上

勢金陵可得至即上善其計乃北渡河

丁寇異趣不協久矣寇為樞密使曹利用為副使寇以其武人輕之

議事有不合者美公輒曰君一夫耳豈可解此國家大體鄆公

由是銜之真宗將劉后美公及王旦向敏中皆諫以為出於

側微不可劉氏宗人橫於蜀中奪民鹽井上以后欲捨其罪美

公固請必行其罪是時上以不豫不能記覽政事多宮中所決

丁相知曹寇不平遂與鄆公合謀罷美公政事除太子少傅上

初不知歲餘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亦莫

敢言上崩太后稱制美公貶雷州是歲丁相亦獲罪公云

張齊賢為布衣時僦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道中上逆旅有群盜

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

周平不勝

周平不勝
抄中上三句必
有一誤

此圖亦作勝

賤子貧困欲就諸大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
何不可者顧吾輩簾屨恐為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
非齷齪兒所能為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問
焉乃取大碗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狔肩以指分
為數段而啗之勢若狼虎群盜視之愕眙皆咨嗟曰真宰相器
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輩皆不
得已而為盜耳願早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
負而送

張齊賢真宗時為相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訐訟又因入宮自

日新依圖亦

彼下圖亦有所

圖亦無狀字
心在右字圖亦
李之狀亦作胎

天必圖亦作太

汝家二字圖亦
非我

理於上前更十餘日不能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也臣請自
治之上許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曰汝非以彼分財少乎皆曰
然即命各供狀結實乃召兩吏趣從其家令甲家入乙舍乙家
入甲舍貨財皆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狀
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能定者 右張貽孫云

長安多仕族子弟恃僮縱橫二十石鮮能治之者陳克咨知府有李
大監者克咨舊交其子尤為強暴一旦以事白致公府克咨問
其父兄官遊何方得安信否語言勤至既而讓曰汝不肯亡賴
如是汝家不能與汝言官法又不能及汝恃贖刑無復恥耳我

與爾父兄善義猶骨肉當代汝父兄訓之乃引於便坐手自杖
之數十下由是子弟亡賴者皆惕息然其用刑過酷有轉戾者
杖之極枯列於市置死焉其旁腐臭氣中瘡皆死後來者繫於
先死者之足其殘忍如此 董昭云

真宗時王欽若善承人主意上望見輒悅之每拜一官中謝日輒問
曰除此官且可意否其寵遇如此欽若為人陰險多詠善以巧
諂中人人莫之寤與王旦同為相翰林學士李宗諤有時名旦
善視之且欲引參政事以告欽若欽若曰善旦曰當以白上宗諤家
素貧祿廩不足以給婚嫁旦前後資借之凡千餘緡欽若知之

寤因字作悟
十七字據周
本部在後

周本無字

故事參知政事中謝日所賜物近三千緡欽若因密奏宗諤負
王且私錢不能償且欲引宗愕參知政事得賜物以償已債非
為國擇賢也明日且果以宗諤名薦於上上作色不許其權諫
皆此類後罷相為資政殿學士故事雜學士並在翰林學士下及
欽若入朝上見其位在李宗諤下恠之以問左右左右以故事
對上即日除欽若資政殿大學士位在翰林學士上資政殿大
學士自此始初欽若與丁謂善援引至兩府及謂得志稍教欽
若恨之及立皇太子以當時兩府領火師火傳火保召欽若於
外為太子太保欽若既謁上明日入贊堂見太子位在三火之

稍教欽若下
周本無字
之字不似作憾
贊堂見太子

位在三火
當有太保
二字

欽若既得
是時王已
國年無上
真宗之子
白王已歸班
國年作曰上命
臣以師班

上是時上以已不豫事多遺忘丁謂方用事尋有詔欽若以太
子太保歸班欽若袖詔書白上臣已歸班不識詔旨所謂上留
其詔改除司空資政殿大學士頃之欽若宴見上問卿何故不
之中書對曰臣不為宰相安敢之中書上願都知送欽若詣中
書視事欽若既出使都知奏以無白麻不敢奉詔因歸私第上
命書降麻丁謂因除欽若節度使同平章事西京留守上但聞
降麻亦不知寤也久之丁謂密使人謂欽若上數語及君思見
之君第上表徑來上必不訝也欽若信之即上表請覲未及亟
留府事委僚屬而入朝謂因責以擅委符印詣闕無人臣禮下

及國年
作友

詔貶司農卿南京分司會令上即位丁謂敗章獻太后以欽若
先朝寵臣傷起知昇州自昇州召還此至京大臣始知之既至
傷為相然欽若不傷大用事如真宗時矣未幾有朝士自外方
以寄遺欽若為人所知欽若因自發其事太后由是解體頃之
薨於位謚曰文穆無子養族人為後欽若方用事時四方饋遺
不可勝紀其家金帛圖書奇玩富於丁謂為天火所焚一朝殆
盡卒若渝云王文穆為人雖深刻然其人知略士也澶淵之役
文穆鎮天雄契丹既退王親軍率大兵嚮魏府魏府鈐轄懼欽
閉城拒之文穆曰不可若果如此則猜嫌遂形是成其叛心也

卒若渝云
當依國年
王文穆為
國年作曰
為一條

乃命於城外十里結練棚以待之至則迎勞勸宴飲酒連日既
罷其所統軍皆以分散諸道矣親軍皆不知焉康初定河亭上
遇一朝士纓服者言之

王欽若為翰林學士與比部員外郎直集賢院修起居注洪湛同
知貢舉湛後差入貢院時諸科已試第六場是時法禁尚疎欽
若奴初睿得出入貢院欽若妻受一舉人賂書睿掌以姓名語
欽若皆奏名有濟源經科因一僧許賂欽若銀十挺既入六挺
餘負而不歸僧往索之因喧聞事發下御史臺鞠案事方紛紜
真宗擢欽若參知政事中丞趙昌言以獄辭聞收欽若下臺對

挺
國
不
銀

情
國
不
作
事

登
上
國
不
有
號

白
辨
國
不
作
事

皇
國
不
作
惶

辨上雖知其情終不許曰朕待欽若至厚欽若欲銀當就朕求
之何苦受舉人賂耶且欽若登兩府豈可遽令下吏乎昌言爭
不能得湛獨承其罪詔免罪死杖背免刺面配嶺南牢城湛家
貧每會客從同館梁灝借銀器是時適在其家因沒以為賊欽
若內亦自愧其後擢湛子昂為官以報之真宗晚年欽若恩遇寢
衰人有言其受金者欽若於上前白辨乞下御史臺檄實上不
說曰國家置御史臺固欲人辨虛實耳欽若皇恐因未出藩乃

命知杭州 蘇子容云

王欽若為亳州判官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以穀濕不為受納民自

遠方來輸租者食穀且盡不能輸得欽若悉命輸之倉奏請不拘

年次先支濕穀不至朽敗奏至太宗大喜手詔答許之因識其

名秩滿入見擢為朝官真宗即位欽若首乞免放欠負由是大

被知遇以至作相天聖初契丹遣使請借塞內地牧馬朝廷疑

惑不知所答欽若方病在家章獻太后命肩輿入殿中間之欽

若曰不與則示怯不如與之太后曰夷狄豺狼奈何廷之塞內

欽若曰虜以虛言相恐惕耳未必敢來宜密詔曹瑋使奏乞整

頓士馬以備非常太后從之契丹果不入塞瑋時知定州董道云

太宗時大臣得罪者貶謫無所假貸制辭極言詆之未幾思其才輒

復進用真宗重於進退大臣制辭亦加審慎向敏中為相典故

相薛居正宅居正子婦柴氏上書訟敏中典之虧價且言敏中

欲娶己已不許上向問敏中對曰臣自喪妻以來未嘗謀娶及再既

而上聞其欲娶王承衍女弟責其不實罷相歸班其麻辭曰翼

贊之功未著廉潔之操茂聞喻利居多敗名無恥始營故相之

第終與娶婦之辭對朕食言為臣自昧又曰朕選用不明縉紳

興諸議者皆以敏中為終身擯棄不復用矣是時凡舊相出鎮者

多不以吏事為意寇萊公雖有重名所至之處終日遊宴所愛

伶人或付與富室輒享有所得然人皆樂之不以為非也張齊

太后曰王欽若
曰字子安

塞下國亦有地
字

據國亦皆及再
二字

喻利以下六百
國在無之

國亦樂下有共
字之十有處字

賢儻蕩任情獲劫盜或時縱遣之所至尤不治上聞之皆不以

為善惟敏中勤於政事所至著稱上曰大臣出臨方面惟向敏

中盡心於民事耳於是有復用之意會夏州李繼遷末年兵敗

被傷馮潘羅支自度孤危且死厲其子德明小字阿婆必歸朝廷曰

一表不聽則再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繼遷卒德明納款

上亦欲息兵乃自求興徙敏中知延州受其降事畢徙知河南

府東封西祀皆以敏中為東京留守西祀還遂復為相薨於相

位

向相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於門外

車箱中許之有夜入其家自墻上挾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

不寐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而強求宿而主人亡其婦及財

明日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脊

井則婦人已為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僧并子

婦尸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

恐為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賊在井

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詣府府皆不以為疑獨敏中以賊不

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

者敏中固問之僧乃以實對敏中因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於村

疑之問之作
為疑

河國本
作汝

國本
莊字

國本
子字

僧某國字某

蘇靈國字作
心字

激國字作徽

店店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如何
吏給之曰昨日已斃死於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何如吏曰
府誤決此獄矣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
人者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其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
就舍中捕獲之案問服并得其贓一府咸以為神始平公云

王旦字子明大名人祖激進士及第官至左拾遺父祐以文學介直
知名知制誥二十餘年官至兵部侍郎風鑒精審且少時祐常
明以語人謂旦必至公輔手植三槐於庭以識之旦幼聰悟寬
裕清粹太平興國中一舉登進士第除大理評事知岳州平江

與國字作願

進國字作進

左國字作右

縣事徙監潭州酒稅知州事何承矩薦其才行太宗召除著作
郎是時方興文學修三館建秘閣購文籍旦以選與校正遭父
喪追出供職端拱中通判鄭州事月餘徙濠州遭母喪去詔復
故任淳化初以殿中丞直史館明年除左正言知制誥四年同
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會妻父趙昌言參知政事旦上奏以
知制誥中書屬官引唐獨孤郁避權德輿故事固求辭職上嘉
而許之以禮部郎中充集賢殿脩撰掌銓課如故逾年昌言罷
政事旦即日復知制誥依前修撰仍賜金紫建真宗即位除中
書舍人數月召入翰林為學士尋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司咸

丙午無月字

丙午年入字

右丙午年左

平三年權知貢舉宿旬日就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明年遷工部侍郎叅知政事景德初契丹入寇從車駕幸澶淵時鄚王留守京師暴得心疾詔旦權東京留守司事乘傳而歸聽以便宜從事三年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明年車駕幸永安以旦為朝拜諸陵大禮使及遷監修國史大中祥符元年天書降以旦為封禪大禮使又入為天書儀衛使從登封泰山遷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受詔作封禪壇頌遷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及祀汾陰以旦為汾陰大禮使遷右僕射同平章事受詔作汾陰祠壇頌上更欲遷旦官旦漉

丙午年下右臨

丙午年天字

丙午年天字
在休以且為朝
備使

丙午年天字

丙午年天字

懇固辭乃止加昭文館大學士及增^加功臣而已及聖祖降又加門下侍郎玉清昭應宮成以旦為玉清昭應使鑄天尊銅像成以旦為迎奉聖像大禮使寶符閣成又為天書刻玉使車駕幸亳以旦為奉祀大禮使上以兖州壽丘為聖母降生之地於是處建景靈宮朝修仕宮成拜司空國史成進拜司徒天禧元年進拜太保並同平章事聖祖上尊號以旦為太極觀奉^上寶冊使旦在政府十有八年以疾辭累章不許及自兖州還懇請俸至乃詔冊拜太尉兼侍中五日一起居因入中書遇軍國有重事不以時日並入叅決旦聞之皇恐拜章乞寢恩至闔門候命

丙午年下候

蒙下國在
冊字

孫旦九懿子旭
子維冲未見子
子大雅子愛此子目
大理寺丞弟續似
有謫誤闕未取脫
更甚佳母免善奉
正二十日曾見此

乃止增封邑而優假之數率如前詔既而疾甚求對便座扶以
升殿上見其癯瘠惻然許之旦退復上奏明日丹拜太尉依前
玉清昭應宮使罷知政事特給宰臣月俸之半仍令禮官草具
尚書省都堂署事之儀未及行其年九月己酉薨丹贈太師尚
書令謚文正上出次發哀群臣奉慰擢其弟度支員外郎旭為
司空員外郎子大理評事睦為衛尉寺丞兄子大理寺丞弟子
衛尉寺丞質為大理寺丞外孫韓綱蘇舜元范禧並同學究出
身子素弟子徽俱未官素補太常寺太祝徽秘書省校書郎初
旦與錢若水同直史館知制誥有僧善相謂若水曰王舍人他

日位極人臣富貴無與為比若水曰王舍人面偏而喙有骨高
如何其貴也僧曰作相之後面當自正喉骨高者主自奉養薄
耳後果如其言旦以寬厚清約為相幾二十年遭時承平人主
寵遇至尊公廉自守中外至今稱之事實婢謹撫弟妹有恩祿
賜所得與宗族共之家事悉委弟旭一無所問遇恩蔭補徧於
群從身沒之日諸子猶有褐衣者性好釋氏臨終遺命髻髮着
僧衣棺中勿藏金玉用荼毗火葬法作卍塔而不為墳其子弟
不忍但置僧衣於棺中不藏金玉而已 出行狀

真宗時馬知節韓崇訓皆以檢校官簽署樞密院事知節為人質直

韓國在作林

卯國在作卯

真宗東封泰山車駕發京師上及從官皆蔬食封禪禮畢上勞

宰臣王旦等曰卿等久食蔬不曷且等皆再拜知節言蔬食者

唯陛下一人而已王旦等在道中與臣同次舍無不私食肉者

又願且等曰知節言是否又再拜曰誠如知節之言鄧保吉云

王化基為人寬厚嘗知某州與僚佐同坐有卒過庭下為化基誓

言而不及幕職怒退召其卒笞之化基聞之笑曰我不知欲得

一誓如此之重也卿或知之化基無用此誓當以與之人皆服

其雅量官至參知政事禮部尚書謚曰惠獻子舉正有父風官

亦至參知政事禮部尚書謚曰安簡馮廣淵云

李文定公迪罷陝西都轉運使還朝是時真宗方議東封西祀修

太平事業知秦州曹瑋奏羌人替謀入寇請大益兵為備上大

怒以謂瑋虛張虜勢恐陽朝廷以求益兵以迪新自陝西還召

見示以瑋奏問其虛實欲斬瑋以戒妄言者文定從容奏曰瑋

武人遠在邊鄙不知朝廷事體輒有奏陳不足深罪自前任陝

西觀遣將才略無能出瑋之右者他日必能為國家建功立事

若以此加罪臣為陛下憎之上意稍解迪因奏曰瑋良將必不

妄言所請之兵亦不可不少副其請臣觀陛下意但不欲從都

門出兵耳秦之旁郡兵甚多可發以戍秦臣在陝西籍諸州兵

開本之字小
臣保作言

某州開本
高州下有某
移云宋史地理志
在秦州之北是
秦州知秦州

秦字據開本
法

開本之字以謂

開本

自極密直
學士張師正
此開本為第
七卷

開本卷下
妄言官
怒開本外
僚佐

開本
七字

國本作上趣取
國本在重如某州
括子三字
國本在重如某州
二名
國本在重如某州
國本在重如某州

息國本作解
國本在重如某州

已國本在重如某州
國本在重如某州
國本在重如某州

除國本在重如某州
國本在重如某州

數為小冊常置鞞囊中以自隨今未敢以進上曰趣取之取於

鞞囊以進上指日以某州某州之兵若干戍秦州卿即傳詔於

樞密院遣之而虜果大入寇瑋迎擊大破之遂開山外之地奏

到上喜謂迪曰山外之捷卿之功也及上將立章獻后迪為翰

林學士奏上疏諫以章獻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由是章獻深

銜之周懷政之誅上怒甚欲責及太子群臣莫敢言迪為叅知

政事侯上怒稍息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為此計上大寤

由是獨誅懷政等而東宮不動搖迪之力也及為相時真宗已

不豫丁謂與迪同奏事退既下殿謂矯書聖語欲為林特遷官

迪不勝忿與爭辨引手板欲擊謂謂走獲免因更相論奏詔二

人俱罷相迪知鄆州明日謂復留為相迪至鄆且半歲真宗晏

駕迪貶衡州團練副使謂使侍禁王仲宣押迪知衡州仲宣至

鄆州見通判已下而不見迪迪皇恐以刀自刎人救得免仲宣

凌侮迫脅無所不至人往見迪者輒籍其名或饋之食留至臭

膏弄指不與迪容鄧餘怒曰豎子欲殺我公以媚丁謂耶鄧餘

不畏死汝殺我公我必殺汝從迪至衡州不離左右仲宣頗憚

之迪由是得全至衡州歲餘除秘書監知舒州章獻太后崩迪

時以尚書右丞知河陽今上即位召詣京師加資政殿大學士

虜國本

數日復為相迪自以受不世之過盡心輔佐知無不為呂夷簡
忌之潛短之於上歲餘罷相出知某州迪謂人曰迪不自量恃
聖主之知自以為宋璟而以呂為姚崇而不知其我乃如是也
文定弟子及之云

真宗乳母劉氏魏秦國廷壽保聖夫人仁宗聖性寬宗族近幸有求
內批者上或不違康定元年十月戊子謂宰相曰自今內批與
官及差遣者並具舊條覆奏取旨

慶曆三年五月早丁亥夜雨戊子宰相章得象等入賀上曰昨夜朕
忽聞微雷因起露立於庭仰天百拜以禱須臾雨至朕及嬪御
衣皆沾濕不敢避去移刻雨霽再拜而謝方敢升階得象對曰
非陛下至誠何以感動天地且曰比欲下詔罪已避寢撤膳又
恐近於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為佳耳

慶曆三年九月知諫院王素余靖歐陽脩蔡襄以言事不避並改革
服十月王素除淮南轉運使持之官入辭上謂曰卿今便去諫
院事有未言者可盡言之右正言余靖奉使契丹入辭書所奏
事于笏各用一字為目上顧見之其問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上
指其字一一問之盡而後已上之聽納不倦如此

溫成皇后張氏其先吳人從錢氏歸國為供奉官祖穎進士及第終

於縣令子克封尚幼二女入宮事真宗名位甚微克封亦進士
及第早終妻惟有一女即后也庶子化基幼克封從父弟克佐
亦進士及第時已為負外郎不叔即諸孤后母賣后於齊國大
長公主家為歌舞者而適塞塞民生男守和大長公主納后於禁
中仙韶部宮人賈氏母養之上嘗宮中宴飲后為俳優上見而
悅遂有寵后乃慧善迎人主意初為脩媛後冊為貴妃飲膳供
給皆踰於曹后幾奪其位數矣以曹后素謹上亦重其事故不
果上以其所出微欲使之依士士以自重乃稍進用克佐數年間
為三司副使天章閣待制三司使淮海軍節度使宣徽使追封

克封為清河郡王后母為齊國夫人后兄化基子守誠塞守和
皆拜官宗族赫然俱貴至和元年正月暴疾薨上哀悼之甚追
冊為温成皇后禮數資送甚極豐厚后乃寵幸賈氏尤用事謂
之賈夫人受納貨賄為人屬請無不行者賈安公以姑禮事之

傳國本
作恤

遂被大用然亦以此獲讖於世齊國夫人柔弱故官爵賞賜多
入克佐而化基等皆不及焉化基終於閣門祗候后薨齊國夫
人相繼物故後數年克佐亦卒張氏遂衰子淵日温成立忌禮
官列言其不可執政患之有禮官謂執政日禮官張芻獨主此
議他人皆不得已從之耳前歲芻父牧當任蜀官芻上章乞代

闕本送三身日
下接執政乃
追前歲易乞
其職代父牧
蜀及已廣安軍
進退失據奏
首極於善治聖
自前舉易父
去後留職百
餘字又未自去
六字而字

至和元年以下
闕本連上文不
另擇行
抄下有一條稱
張美也愛其家
不智也作元

闕本送之後三字

父入蜀知廣安軍執謂之曰故事史館檢討不為外官足下能
拾去帖職則可往矣芻始謂出外官當改校理及聞執政言出
於意外愕然則不願外補也執政皆笑至是執政追擿前事罪
之曰代父入蜀不當擇職田善處求廣安軍又聞不得帖職而
復止進退失據奏落芻職監潭州酒禮官議者亦稍稍而息

慶曆元年十二月才人張氏進封修媛慶曆四年三月以修媛張氏
闕本氏下有字

世父職方員外郎堯佐提點開封府縣鎮公事右正言余靖上
言堯佐不當得差遣一堯佐不足為輕重但鑒郭后之禍興於
楊尚上日朕不以女謁用人自有臣僚奏舉若物議不允當與

一郡

至和元年張元妃薨初謚廣明皇后又謚元明又謚温成京師禁樂

一月正月二十日自皇儀殿殯於奉先寺儀衛甚盛又詔與孝惠

淑德章懷章惠俱立忌正月二十日殯成上前五日不視朝兩

府不入前一日之夕上宿於皇儀殿設警場於右掖門之外是

日旦發引陳鹵簿鼓吹大常樂僧道威儀甚盛皇親兩府諸司

綠道設祭自右掖門至奉先院絡繹不絕百官班辭於御史臺

前陳祭之後又赴奉先院已殯百官復詣西上閣門奉慰

寶元二年十一月丁酉旬休上御延和殿決御史臺所奏馮士元獄

謂宰相曰此獄事連大臣近者臺司准奏禁止鄭戩厩籍起居
自餘盛度程琳殊無論奏度琳乃儒臣耳脫有權勢更重者當
如之何於是開封府判官李宗簡特追一官勒停天章閣待制
龐籍贖銅四斤知汝州自餘與士元交關者皆以罪輕重責降
有差其知開封府鄭戩等按鞠士元不當罪特放知樞密院事
盛度除尚書右丞知揚州叅知政事程琳降授光祿卿知潁州
皆以交關士元使幹治私務故也御史中丞孔道輔降授給事
知鄆州以不按劾二人之罪故也

十二月庚申賜京西鄜延馬逆步特支錢詔審刑刑部大理寺不得
通賓客有受情曲法者開相告之科鄜延路奏邊事警急差強
壯丁防守諸寨換禁兵闕敵從之辛酉賜鄜延特支錢

上問宰相唐世入閣之儀叅知政事宋庠退而請求以進曰唐有大
內有大明宮大內謂之西內大明宮謂之東內高宗以後多居
東內其正南門曰丹鳳丹鳳之內曰含光殿每至大朝會則御
之次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次北紫宸殿謂
之上閣亦曰內衙奇曰視朝則御之唐制天子日視朝則必立
仗於正衙或乘輿至於紫宸則呼仗自東西閣門入故唐世謂
奇日視朝為入閣

李端愿曰章獻之志非也暴得疾耳鑿垣而出瘞於洪福寺此章獻

之過也

又曰上幼冲即位章獻性嚴動以禮法禁約之未嘗假以顏色章

以恩撫之上多苦風疾章獻禁蝦蟹海物不得進御章惠常藏

去以食之曰太后何苦虐吾兒如此上由是怨章獻而親章惠

謂章獻為大孃章惠為小孃及章獻崩尊章惠為太后所以奉

事曲盡恩意景祐中薨神主祔於奉慈廟弟景宗少為役兵以

章惠故得言性凶悍使酒好以滑槌毆人世謂之楊滑槌數犯

法上以章惠故優容之官至觀察使初丁謂治第於城南景宗

為兵負土焉及謂敗第沒官上以賜景宗居之

十一日賜兩府兩制宴於中書喜雪也

十九日賜兩府兩制宴於都亭驛曾相主之冬至故也果有八列近

八種凡酒一獻從以四穀堂厨也曾氏也使者也太官也

至和元年春張貴妃薨上哀悼之甚欲極禮數以寵秩之乃追謚温

成皇后殯於皇儀殿命叅知政事劉沆監護喪事是時陳執中

梁適為宰相王拱辰王洙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皆皇恐不受名

器以承順上意又詔為温成皇后立忌日同知禮院馮浩張芻

吳克鞠真卿皆爭之執政患之因芻向時奏以父牧當任蜀官

檢討內事仍檢
校與前條同

知委後數日
中委

自乞代父入蜀既而又奏得父書自願入蜀更不代行無何牧

至京師復上奏乞免蜀官於是執事政以芻奏事前後異同落

史館檢討監潭州酒欲以警策其餘禮院故事常豫為印狀列

署衆銜或非時中旨有所訪問不暇徧白禮官則白判寺一人

書填印狀通進施行是時温成喪事日有中旨訪問禮典判寺

王洙兼判少府監解舍最近故吏多以事白洙洙常希望上旨

以意裁定填印狀進內事既施行而論者皆責禮官無以自明

乃召禮直官戒曰自今凡朝廷訪問禮典稍重應商議者皆須

徧白衆官議定奏聞自常行熟事不得輒以印狀申發仍責狀

非

知委後數日有詔問温成皇后廟應如他廟用樂舞否禮直官

李直以事白洙洙即填狀奏云當用樂舞事下禮院充真卿怒

即牒送禮直官李直於開封府使察其罪是時蔡襄權知開封

府洙抱案卷以示襄曰印狀行之久矣禮直官何罪襄患之乃

獲牒送直於禮院云請任自施行充真卿復牒送府如是再三

先是真卿好遊臺諫之門會温成后神主祔新廟皆以兩制攝

獻官端明殿學士楊察攝太尉殿中侍御史趙抃監察吳充監

禮上又遣內臣臨視察事內出書璣以盥_圭充言於察曰禮上

親享太廟則用圭璣若有司攝事則用璋璣今有司祭温成廟

同左卷子
下有更不
後四字

而用圭瓚是薄於太廟而厚於姬妾也其於聖德虧損不細請
奏易之察有難色曰日已暮矣明日行事言之何及而內臣侍
祭者已聞之密已上聞詔即改用璋瓚祭之明日趙抃上言劾
蔡襄知開封府不案治禮直官罪畏懦觀望於是執政以爲充
困初祭教抃上言又禮直官日在温成墳所訴於內臣云欲送
禮直官於開封府者充與真卿二人而已由是怒充與真卿明
日詔禮直官及繫檢禮生各贖銅八斤充及真卿皆補外官充知
高郵軍真卿知淮陽軍於是臺諫爭言充等不當補外最後右
正言修起居注馮京言最切直以爲今百職隳廢獨充等能舉

其職而陛下責胥吏太輕責充等太重將何以振飭紀綱於是
朝廷落京修注即日趣充等行開封府推官集賢校理刁約掌
修墳頌通亦嘗對中貴人言温成禮數太重詔以約爲京西路
提點刑獄亦即日行元規受詔讀冊辭曰故事正后翰林學士
讀冊今召臣承乏臣實恥之奏報聞至日集賢官僚謂之曰公
今日何如爲復未元規曰共傳誤本耳又諫追冊曰皆由佞臣贊
成茲事二相甚銜之將行追冊言官力諫上意稍寢明日以問
執政執政順成之夢得及母湜俞希孟皆求外補郭申錫請長
告皆以言不用故也聖明諫立忌執政追引去年乞落職代父

前保慶見似
考保用年七

王國亦作楊

而美人王付三歲

官王不致法用亦

相與上

秘為進西律唐

在國亦作此若美

人亦字拙楊全上

王后初和國文應亦

三久應初上唐后

并公國亦作美前

亦字國亦五回字

上

王正臣曰早國

亦作小臣

入蜀及乞廣安軍罪之落檢討潭州監稅

王樂道曰尚美人楊美人爭寵查傷上頭郭后召都知而付之初章

獻為上娶郭后后恃章獻驕妬後宮莫得進上患之不敢詰章

獻崩楊尚並進后有怨言都知閻文應惡之因與上謀廢后上

問呂許公曰古亦有之遂降勅廢為金庭教主后不知之文應

懷勅并道衣以授之后恚有諍語文應即驅出以車送瑤華宮

既而上悔之作慶金枝曲遣使賜后后和而獻之又使詔入宮

文應懼以疾聞上命賜之酒及藥文應遂醜之丁正曰荒諷問

上傷上以后語之及疾文應使醫實毒上不知

慶曆三年九月丁丑知諫院蔡襄上言自今中書密院執政官

非休假日私第不得見客欲詢訪外事者聽呼召從之

嘉祐四年五月上手詔賜兩府曰朕觀在昔君臣惟同心同德故成

天下之務享無疆之休儻設猜防之端是乖信任之道因納

屢述御臣之規頗知科條用制邪慝方今圖任賢哲倚

為股肱論道是咨推誠無間而苛禁未解斯豈稱朕意邪先有

兩制臣僚不許至執政私第兩府大臣奏為人不得充臺諫官

條約其悉除之庶使君臣之際了無疑問之迹卿等謀謨舉錯

義宜何如

國在無不立
以補訪以國在作
致詢訪天下之事采
致尋其立好許臨
時延為治之

知國亦作立

何如國亦作何

有國亦作
是

懷吉同生有象
修之宋生作懷一

嘉祐七年二月癸卯以駙馬都尉李瑋知衛州事充國公至入居禁
中瑋所生母楊氏歸瑋之宅公主乳母韓氏出居于外公宅
勾當內臣梁懷吉勒歸前省公主宅諸色祇應人皆散遣之瑋
親陋性樸上以章懿太后故命之尚公主自始出降常以庸奴
視之乳母韓氏等復離間梁懷吉等素給事公主間內公主愛
之公主與^{懷吉}等飲楊氏窺之公主怒毆傷楊氏由是外人
誼譁咸有異議朝廷貶逐懷吉等於外州公主恚怒或欲自縊
或欲赴井或縱火欲焚第舍以邀上意必令召懷吉等還上不
得已亦為召之然公主意終惡瑋至是不肯復入中門居於廳

經國本
作經

事晝夜不眠或欲自盡或欲突走出外狀若狂易左右以聞故
有是命三月戊申朔壬子制曰陳車服之等所以見王姬之尊
管脂澤之封所以昭帝女之寵茲雖親愛之攸屬時乃風化之
所關苟不能安諧於厥家則何以觀示於流俗充國公主生而
甚慧朕所鍾憐故於外家之近親以求副車之善配而保傳無
狀閨門失歡歷年于茲生事弗順達於聽聞深所駭驚雖然恩
義之常人所難斷至於賞罰之際朕安敢私宜告大庭陪從下
國於戲惟肅雍以成美德惟柔順以輯令名乃其恪恭度幾永
福可降封沂國公主觀察使駙馬都尉李瑋改建州觀察使依

祐司存作

舊知魏州公主既還禁中上教使人慰勞李氏賜瑞金二百兩
且謂曰凡人富貴亦不必為主也壻於是瑞兄璋上言家門薄
祐第瑞愚駭不足以承天姻乞賜指揮上許之誰絕又以不睦
之咎皆由公主故不加責降焉

嘉祐元年夏詔自今舉選人充京官者已舉不得復首及被舉者亦

及司存作

不得納舉主人詔文武官宗室嬪御內官應奏為親戚補官舊

制遇乾元節奏一人者今遇三年親却乃得之舊遇親却奏一

人者今再遇親却乃得之其餘減損各有差

京師雨兩月餘不止水壞城西南隅漂沒軍營民居甚衆宰相以下親

舊遇親却以
下十六字司存作

護役救水河北京東西江淮夔陝皆大水

九月辛卯上以疾瘵恭謝天地於大慶禮畢御宣德門大赦改元

恩賜皆如南郊

馬下河亦有公字

二年夏五月庚辰管勾麟府路軍馬事郭恩遇夏虜於屈野河西與

戰敗績恩及走馬承受公事黃元道皆為虜所擒秋虜復遣道道元

歸

詔文武官應磨勘轉官者皆令審官院以時舉行毋得自投牒各詔

自今間歲一設科場復置明經科

三年五月甲申榜朝堂勅鹽錢副使郭申錫屬與李丞相之姪坐落

國本李丞下有
私共實點元家
州七字司存作

相三程上
致誤為
精本

國本處從越
州三字

國本去副字又
不念舊惡正有若字

范文

正公於景祐三年言呂相之短坐落

職知饒州徙越州康定元年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尋改陝

今按國本

西都轉運使會呂公自大名復入相言於仁宗曰范仲淹賢者

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和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

撫副使上以許公為長者天下皆以許公不念舊惡文正面謝

日向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爾焚按許公曰夷簡豈敢

復以舊事為念和及文正知延州移書諭趙元昊以利害元昊

復書語極悖慢文正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聞時宋相庠為參

知政事先是許公執政諸公唯諾書紙尾而已不敢有所預宋

公多與之論辨許公不悅一日二人獨在中書許公從容言曰

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去不奏他人敢

爾邪宋公以為許公誠深罪范也時朝廷命文正分析文正奏

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故

復書悖慢臣以為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

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奏

上兩府共進呈宋公遽曰范仲淹可斬杜初公時為樞密副使

曰仲淹之志出於忠果欲為朝廷招叛虜耳何可深罪爭之甚

切宋公謂許公必有言助已而許公默然終無一語上顧問許

公如何許公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一官知耀

國本以為下字使

國本處身字

國本處身字

國本處身字

國本處身字

州於是論者喧然而宋公不知為許公所賣也宋公亦尋出知

揚州

國字宗實上有皇妣二字

丁正臣云宗實既堅辭宗正之命諸中貴人乃薦燕王元儼之子允初上召入宮命賜坐茶允初顧左右曰不用茶得熟水可也左右皆咲既罷上曰允初癡騃豈足任大事乎

李叅鄆州人為定州通判夏守恩為真定路部署貪濫不法轉運使

楊楷張存欲發其事使叅按之得其歛成宣家口錢十萬為之

遣伏者權知定州取富民金釵四十二枚為之移卒於外縣守

恩坐除名連州編管第殿前指揮使守贇亦解兵權由是知名

國字楷作借成宣作成軍伏作放

自正化基王以國本為金之

凍水記聞上

丙辰至午
前百校竟

時久晴
繼以
風天氣驟冷

